

子
子
子
子
子

卯



孟秋紀第七 蕩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一曰孟秋之月舊此下有長日至四旬六日七字又注云夏至後日尚長至四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曰長日至四旬六日二十五字於文不類且後文自有注不應預出立秋時亦不得云晝

夜等謝以辭義俱淺陋定為日在翼 孟秋夏之七月 翼南方宿 楚之分野是月日臨此宿 昏斗中巨畢中 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昏旦

時昏中於南方○正文舊又符則立秋三字月令無今併刪其日庚辛其帝少皞 庚辛金日也少皞帝 去又注畢趙之分野舊趙訛作越案淮南天文訓則屬魏 其蟲毛其音商 金氣寒裸者衣毛 天下誠為金天氏死祀 其神蓐收 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祀 其蟲毛其音商 金氣寒裸者衣毛 金為西方金德之帝 其神蓐收 祀為金神○注皆字疑當作實 其蟲毛其音商 蟲之屬而虎為之長

商金也其位在西方○注裸者衣律中夷則其數九 夷則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衰太陰氣發 毛舊本脫毛字今從淮南注補 律中夷則其數九 萬物蕭然應法成性故曰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數

五金第四故曰九○梁仲子云初學其味辛其臭腥 五行金味 其祀門祭先肝 孟秋始內由門人故祀門 紀引注氣衰作力衰蕭然作彫傷 其味辛其臭腥 金臭腥 其祀門祭先肝 也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

勝故先進肝又曰肝涼風至白露降 涼風坤卦之 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 候應也是月鷹祭穀鳥於 金也自用其藏也 涼風至白露降 風為損降下 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 候應也是月鷹祭穀鳥於

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於是時乃始行戮刑罰順秋氣○始用天子居總章左个 總章西向堂 月令淮南皆作用始此誤倒也高注淮南云用是時乃始行戮語尤明 天子居總章左个 也西方總成

萬物章明之也故曰乘戎路駕白駱 戎路白路也白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白順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左个南頭室也 馬黑鬣曰駱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金也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犬金音也廉利也象是月也以立秋告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 夏至後四十六日立 金斷割深象陰閉藏 是月也以立秋告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 秋多在是月謁告也 曰某日立秋盛德

在金天子乃齋盛德在 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 九里 方也齋自禱潔 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 之郊 還乃賞

軍率武人於朝金氣用事治兵討暴非率不整非武不齊故賞軍將與武人於朝與衆共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築雉材過萬人曰雉築千人曰雉

○舊本選誤還又脫士字今從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征正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巡行也遠方天下也○巡月令

淮南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禁繕圉具桎梏禁止姦在國法室桎梏謂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所以禁止人之姦邪慎罪邪務搏執命

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慎戒有姦罪者搏執之也理獄官也使視傷創發折者可斷之故曰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決之

者必得其正平不直者毀而刑之○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素氣始行不可以驕盈犯令必誅故曰不正平月令作端平此反不爲始皇諱

氏本以贏與盈同夏日長贏今當秋收斂之候不可以驕盈也淮南注贏盛也義亦相似月令鄭註云解也以肅爲嚴急故不可以舒緩與驕盈意亦未嘗不相近也 是月也農乃升穀天

子嘗新先薦寢廟升進也先致寢廟孝經曰四時祭祀不忘親也命百官始收斂收斂孟秋始內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是月月麗於畢傳雨澇沱

故預完隄垣讀如符垣猶培脩宮室增牆垣和城郭垣讀如符垣猶培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封侯裂土封之邑也大官謂上公九命之官無

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無割土地以地賜人重幣金帛之幣大使使命也方金氣之收斂皆所不宜行也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

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也介蟲龜屬冬玄武故介甲之蟲敗其穀也金水相并則戎兵來侵爲害行春令則其國乃

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用事而行春燠之令而穀更生行夏令

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瘧疾寒熱所生○月令作則國多火災淮南作冬多火災 孟秋紀

一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偃止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自從上古○舊與始有民俱俱皆凡兵也者威也

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革而工者不能移易兵

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黃黃帝炎炎帝也炎帝爲火災黃帝滅之也○御覽二百七十一故作固下文皆作固案故固古亦通用共工氏固次作難

矣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爭爲帝而亡故曰次作難也○御覽次作欲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人曰○舊本作又曰今從御覽改蚩尤作

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蚩尤少暉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辜殺無辜善用兵爲之無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御覽矣作也未有蚩尤之時

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立置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

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爲長故曰出於爭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天生五材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來久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廢與存亡昏明之術也故曰不可禁不可止○注本子罕語見哀廿七年左傳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

兵家無怒管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家無嚴親怒管之威則小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子好爭上下過立著見也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

無刑罰可畏臣下故有相侵凌奪掠之罪○悟與忤忤並通用史記韓非傳大忠無所拂悟索隱云不拂悟於君正義云拂悟當爲忤忤古字假借耳今本史記作拂辭誤也朱本於此書又刪去悟字輕改古書

最不可訓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無誅伐可畏故相暴大兼小也故怒管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

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儆死者欲禁天下之

貪悖悖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

水火然水以療湯火以熟食兵以除亂夫何偃也故曰若水火然○注熱食舊本熱多作熱訛唯朱本作熱此可從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傳曰能者養之

以求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之謂○案左氏成十三年傳劉子言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書律志五行志漢酸棗令劉熊碑皆作養以之福孔疏顏注莫不同今本則作養之以福此注頗與今本
同凡注家引書誠不必盡符本文然此頗有後人妄改痕迹緣高氏本作養以之福讀者不解因改爲求
福而以之字移於上又於次句亦增一之字以成對文本句此之謂也刪去也字則必刻成之後就板增
兩字而未句只有一字之空故并也字去之始整齊耳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
元和陳芳林云改之福爲求福則非定命矣斯言允哉

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義兵除天下之凶殘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之於良藥

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

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

少選須與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共同也巨柄略微要妙視未萌之萌也

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

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

○案援推義當與推挽同或援之使來或推之使去有分別見卽兵象矣舊校云一作挂刺所未能詳也

兵也連反

○連反當出易蹇爻辭連與人也反自守也

有同有異而兵與矣舊校云連一作連疑誤

兵也修闕○猶闕修也謂以察修相爭勝也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

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強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

難以辨文博學力說偃兵不自知博者不聽從也

○注博者字訛或博是博字下亦當有一人字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

振苦民○舊校云一作弱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

○走歸若強弩之射

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

中主非賢君

蕩兵○一作用兵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

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衛故亂甚○注禁衛疑亦是禁禦

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民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

壓伏

絕若二代之末詐數盡也賢者不見用故壓伏○趙云天子既絕周已亡而秦未稱帝之時也

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亂政施行與

民相違背者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爲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行之主與民相離怨而捨之也必舉兵誅之誅其君用

其民故曰其兵爲之義也○注爲且將也治主之兵救其民故曰將生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也○且將也且將也舊本作行也詎今改正且辱者

也而榮明也榮光且苦者也而逸民見用恤安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於不肖者乎遭恣行之君中凡之人將

逃而去之不能顧其親戚也又況下愚不肖之人能保守其君而不逃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者

紂者也民去之而歸湯武故不能得其有也其親不能禁止其子凡爲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

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

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舊按云一本下有此字朱本從之今案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

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全人故曰取舍人異以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

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爲悖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辨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趙云言說雖是辨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趙云言說雖是非其

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爲安而安之以禮義也危之乃危亡之道也故曰安之反危也○言非攻伐欲以安

利之而不知其適相反爲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爲深說若是者爲天下之患夫以利天下之民爲心

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別也○別即辯古通用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

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禁止也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

呂氏春秋卷七

也。長凡入之所以惡爲無道不義者爲其罰也。惡猶畏所以斬有道行有義者爲其賞也。勸讀曰爵或作勸今無道不

義存存者賞之也。雖存幸耳賞之非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幸耳罰之非也○注管不得本意此所云賞罰豈眞賞之罰之也哉使無道者安全即

不啻賞之使有道者不得伸天討即不啻罰之矣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也。治整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爲大倫

是者賞所當罰者罰所當賞者是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爲大也。○案此篇之論其謂天下攻伐人者之

管義兵乎苟非義兵則能救守者正春秋之所深嘉而樂予也。而此非之是與聖賢之意相違矣。下篇雖

稍持平然亦偏主攻伐意多振亂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莫無也無有大之者爲天下之民害

莫深焉。深重也無有重之者凡救守者太上以說說說言也○注常是說以言也次說字訛其次以兵以兵威之以說則承從多。舊按云從一作徒

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唇乾肺費神傷魂。單盡乾從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魂陰精爲魄○自今

疑本是自令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愉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說早朝晏罷以告制

兵者制者主也謂敵之主兵者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畢單皆盡不則必反之兵矣。說不見從故反之以兵威之

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人。鬪爭二字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

長天下之害。爲天下之害者得遊長而止天下之利。晉獻公曰物不兩施害長故利止者也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獻公伐麗戎史蘇曰勝而不吉故

曰禍乃始長也先王之法曰爲醫者賞爲不醫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易猶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

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於義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此救守不故不可取惟義所在攻伐不可取故不可非也

救守不可非於義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此救守不故不可取惟義所在惟義兵爲可兵苟

義攻伐亦可以有道攻伐無道故司馬法曰救守亦可謂諸侯思啓封疆以無道攻有道兵不義攻伐不

可若以桀紂之兵攻救守不可桀紂堅守而往使夏桀股射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

至於此者幸也夫差吳王闔閭之子智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

宋康王在春秋後當戰國時晉稱王○案厲公實名州蒲史記作壽曼同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

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巨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

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夫差智伯爲無道侵奪無厭夫差爲越王句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大

無道讓書中行假陳寧知必死於夏徵舒夏徵舒陳大夫御叔之子夏姬所生也靈公通於夏姬與孔甯

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故曰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温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温魏邑也宋康王名偃宋

子也立十一年自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三百里西敗魏軍於温與齊楚魏爲敵國以韋囊盛血

惡而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之臧曰宋復爲紂不可不誅即位四十七年齊湣王與楚魏伐宋遂滅之而

三分其地故曰死於温○宋康荀子王霸篇作宋獻揚僚云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證故不同案此注
依宋世家爲說四十七年年表偃立止四十四年梁伯子云宋實無取齊楚地及敗魏軍之事詳所著史
記刊此七君者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萬人一數之言多不可勝數○大壯倭
爲無道奪本爲誤作而今改正

老幼胎贖之死者

贖與

大寶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

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為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

言多為京邑若山陵戰鬪殺人合十藥之以為京觀故謂之京邑若山林高大

也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

哀亦痛也

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

道者之恣行

恣行

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

無道者恣其情欲而見信用不得誅滅是乃幸也

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

之幸也

正文似能當云故世之患在於救守而為不肖者之幸也如此方與上下文順

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

疑其何以益幸也

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疾猶

爭

禁塞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

理必當義然後議

故說義而王公

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

一命為士民士民之說為士者也

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

彰明暴虐也黔首知不死矣

兵救民之命不殺害

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還

歸之

奉送以彰好惡君是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信與民期以奪敵資敵以暴虐用其民故以信義奪

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

子之在上無道据傲

子謂所伐國之君据當與僑通朱本即作僂

荒怠貪戾虐眾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警醜先王排贊舊典

上不順天順承下不惠民惡愛微斂無期求索無厭期度厭足○注舊作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大之所

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舊按云天一作民

民有逆天之道術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衛猶護助也救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赦貸也○孫云不救舊本誤作不救注救貸舊本誤作救貳今並從孫說改正

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一家祿之以里聽者祿之以里里閭也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

五百家為州五州為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為井四井為邑三十二家也此上鄉邑皆不從周禮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

鄉鄉萬二千五百家百家為縣四縣為都然則國都萬家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克勝及罪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君也舉其秀士舊按云一而封侯之

秀士士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授以上位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振贍矜恤見其長老而敬禮之尊高皆益其祿

加其級祿食級等論其罪人而救出之論猶理○救亦當作赦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也可以為田器皆布散以與人民以鎮撫其

眾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舉其祀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

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也今有人於此能死一人也生活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案

一字衍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不可壅禦也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

民滋眾所誅國之民歸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滋益衆多也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接交若被其化也○若化本多作其

化今從宋邦又本懷寵

呂氏春秋卷第八

仲秋紀第八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 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韓 昏牽牛中旦觜雉中 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觜雉西方宿魏之分野是月昏旦時昏

中於南方○案淮南天文謝術屬趙 其日庚辛其帝少暱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說在孟秋○月令作盲風至鄭注盲風疾風也

成功竹管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 說在孟秋○月令作盲風至鄭注盲風疾風也

會中南呂 從候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漢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故

曰羣鳥養羞○注北漢各本作北漢說今從注本 天子居總章太廟 總章西向堂大廟中央室也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

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說在孟秋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陰氣發老年衰故共

飲食糜粥之禮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菜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

人之杖○糜與糜同本亦作糜周禮羅氏掌獻鳩以養國老禮記郊特牲有大羅氏此參用彼文衍杖字

缺國字周禮伊耆氏共王之齒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冠帶有常 司服主衣服之官將飭正衣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青與赤五色備謂之繡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裘冕享先公饗則黼冕祀四

望山川則禘冕祭社稷五祀則緇冕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車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皮 者鹿皮冠服者素積也故曰小大短長冠帶有常也○舊注多脫誤今攷禮注補正 命有司申嚴百刑

斬殺必當 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 無或枉櫛枉櫛不當反受其殃 凌弱為枉違讓 是月也乃命宰

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獨蒙宰於周禮爲充人掌養祭祀之犧牲繫於牢犛之三月也說太祝以駘駘事

犬豕贍肥瘠察物色也物毛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備禦佐疾以近

秋氣隨逐癘除不祥也語曰鄉人讎朝服立於阼階禦止也佐疾謂瘵也以犬豕麻先祭寢廟犬金甬也麻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穿寶裘修囷倉穿水通寶不欲地泥溼也穿窬所以盛穀也

會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積聚有司於周禮爲場人場協入也蓄菜乾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

無疑罪罰也○無或當從淮南作若或如從月令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是月秋分分等

夜漏五十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聲其聲不震也將蟄之蟲俯近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氣

溼氣○月令作雷始收聲此乃始二字當衍其一脩戶月令作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氣

改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易關市不征稅也故商旅來市賤貨貴曰商旅者行商也四

方來雜遠鄉皆至雜會也關市不征故遠鄉皆至○雜月令作集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上無乏用所求得也事凡舉

事無逆天數天數天道○舉事月令必順其時其時乃因其類因順其事類不干逆行之是令白露降三

旬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故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天陽亢燥而行溫仁之令

榮華李梅之屬冬實也金木相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夏氣盛陽故炎旱使蟄伏之蟲不

干石兵象故曰民有大惶恐也

爲恆燭之微○其國早必本是其國乃早上節必本是國有大恐後人以月令參校遂記一乃字於有大恐之上寫時因誤入後來校者本欲去上乃字而反誤去此節之乃字一體一脫其所以致誤之由尙可推求而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寒嚴猛故風災數發收雷之雷先動行未當行故曰先也 伯秋紀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上長下幼 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得紀則治而安失紀則亂而危也

猶取也勝有所勝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欲貪 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一於

凡軍欲其衆也衆多也以多擊寡雖拙者猶以克勝故欲其衆 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

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至兵至德君之兵也令無不化故謂之至重也○注至重似不當有至字重乎

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提養也○注疑未是提或當爲決 不可搖蕩蕩動也 物莫之能動動移也

若此則敵胡足勝矣如此者勝敵不足以爲武故言胡足勝矣小之也 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令彊者不可犯也令信者實不

僧刑不濫也故能使其敵弱而屈服也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此近謂廟堂彼遠謂原野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

兵者戰鬪有負敗勇者凌敵有死亡故皆謂之凶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 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殺無道所以生有道也司馬法

曰有故殺人雖殺人可也威畏也懼懼也以威畏敵使人使之畏懼己也 敵懼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隆盛也 敵

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交○孫云才民御覽二百七十一又三百三十九俱作士民 而威已論矣論猶行 敵已服矣服降 豈必用柝鼓干戈哉

鼓以進士干柝也 故善論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實實乎其莫知其情實音窳○窳音字冥冥疑實字不當聲 此之謂

也

至威之誠誠實也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孫云而字御覽作緩徐

遲後四字急疾捷先此所以決議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免舉死殍之地矣起走

也免走免趨喻急疾也殍音闕謂絕氣之闕○注謂字非衍即誤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凌越也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陷墮也并氣專精○

云案御覽二百七十一作搏精搏與專同前卷五適音篇不收則不搏不搏則怒注云不搏不專一也則知呂氏書多用搏字御覽所見尚仍是古本後人不知乃徑改爲專字余嘗考易左傳管子史記而知搏

之卽專文策不錄心無有慮無有由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冉叔

田侯齊君也○事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豫讓晉畢陽之孫因族以爲氏讓欲報讎殺趙襄子故趙氏恐也成荆致死於韓主而

周人皆畏畏其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言無有敢敵者刃未接而欲已得矣已得欲殺也敵

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咸皆魄飛蕩若狂人形性相離也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

要塞鎬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拌析也以水投水則散

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句則得之

矣專諸是也專諸吳之勇人爲闔廬刺吳王僚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專諸一舉而成闔廬爲王故曰吳王一成成謂專諸能成吳王也又況乎

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闔路閉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論威○論疑本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厚祿大將也教卒習戰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練材

拳勇有離散係系○疑系爲可以勝人之行陳整齊行陳五列也整齊周旋進退也○注五列卽伍列 鈞檜白挺可以勝人之長

鈞和兵檜推挺杖也長鈞長矛也鈞讀曰鞞者之著 此不通乎兵者之論通達也 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

劍無擇別爲是鬪因用惡劍則不可言不可用也 簡選精良器械鎡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

惡卒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陳年齊人皆勇捷有

音善射者楚人也簡選精良器械鎡利令能將將之能將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

閻廬是矣湯殷主癸之子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發也齊桓僖公之子光也 股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孫

覽三百二十五必死下有士字 以戊子戰於郟遂禽推移大犧樂多力能推移大犧因爲號而禽克之○移上舊本缺

衛訓樂之力能推移大犧此注所本也據墨子明鬼下篇禽推移大戲則皆人名此推移卽推哆也所染

篇云夏樂樂於干辛推哆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兇虎指畫殺人此大犧卽大戲也誘不參致而以大

犧爲樂號誤甚盧云案下文云樂奔走則何嘗成禽哉樂爲殘賊湯爲仁 登自鳴條乃入棗門遂有夏殷湯遂有夏之天下 桀既奔走

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惠故曰反桀之事 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殷之王古之帝

也○故王之王子 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爲禽要成也甲子之日獲紂於牧野顯賢

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謂殺紂也 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

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武王爲天所子○語極明白而注故迂曲 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爲兵首首始 橫行海內

天下莫之能禁也

禁正

南至石梁

石梁在彭城也

西至鄆郭

鄆郭在長安西南

北至令支

令支在遼西

中山

中山狄人滅衛

也一名鮮虞在今直隸西中山伐邢而亡之邢國今在趙襄國也狄殺衛懿公於發澤故曰滅也○梁仲子云齊桓因狄伐邢遂逐之狄未嘗亡邢也邢爲衛滅見左傳傳廿五年中山爲白狄別種伐邢者爲赤狄誘不之

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兩技也五技之人兵車五乘七十五人也○以技訓兩未知何

出五乘下當銳卒千人先以接敵在車曰士諸侯莫之能難反鄆之埤東衛之敵反覆鄆城埤而取之使衛耕者皆東畝以遂

晉兵尊天子於衡雍文公率諸侯朝天子於衡雍吳國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陳趾足也

列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都郢都楚都東征至于摩盧國名西伐至於巴蜀北追齊晉令行中國中國諸非故凡兵

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角猶量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教習也此四者

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也專獨也此勝之一策也策謀也簡選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孤獨無助敵孤獨則上下虛舊校云一作乘民解落解散孤獨則父兄

怨賢者誹亂內作也誹謗也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也數術也勇則能決

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颯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實墜若鷲鳥之擊也謂如鷹隼或秋霜之節奮擊也搏攫則殲殲死

也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

微不可不知也當知也勇則戰怯則北也北走也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儻忽往

來而莫知其方

方道也

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

商湯也周武也

桀紂以亾巧拙之所以相過

過絕也

以益

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鬪眾與不能鬪眾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

多而不能以克故曰無益於勝

軍大卒多而不能鬪眾

不若其寡也夫眾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

爲實溺則善死故害大善

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鬪雖厮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

厮役與衆自衣之徒

幸也者審於戰期

而有以羈誘之也

羈牽誘導

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

則不可窮矣

窮極

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

能勝不能所以勝故曰不可勝

夫兵貴不可勝

孫云御覽二百二十五作夫兵不貴勝

而貴不可勝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

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鬪矣

鬪布也

微則勝顯矣積則勝

散矣搏則勝離矣

上必搏與此搏字舊本皆作搏蓋因下文搏字而誤案搏之義爲專壹正與分離相反故今定作搏字

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

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若狐之搏雉俯伏弭毛以喜說之雉見而信之不驚懼遠飛故得禽之軍戎亦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

或足戰字誤

決勝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

大仁義也

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

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土得矣

得國土也

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楚人

取之也四馬車兩馬在中爲服詩曰兩服上裏是也繆公自往求之○舊本脫此句孫據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所引補梁仲子云韓詩外傳十

作求三日而得之淮南記論訓作追而及之說苑復見楚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外傳作董山繆公歎曰

恩篇亦有自往求之句皆於語義爲合此文脫無疑

注御覽四百七十九又八百九十六俱作笑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

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伐晉惠公戰於晉地之韓原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環圍扣持晉惠公之右路

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甲鎧也陷之六札○孫云御覽作其甲之振者已六札矣注振爲後人竄改并注亦刪去盧云案振者配隕也語不可曉疑或是振音顛隕也下有所失也是說文語高未必引說文殆後人所益又脫去說字耳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

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闕於車下畢盡疾急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惠公歸於秦此詩之所謂曰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爲君子作君正法以行德無德不報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此逸詩也爲賤人作君寬饒之人以盡其力故繆公戰以勝晉

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胡何也○舊本行德下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行德二字舊脫從御覽補民親其上

則皆樂爲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爲繆公死戰不愛其死以獲惠公是也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注

以處訓病未見所出賈誼書耳齊篇有渠如處車裂回泉語彼是人名則此亦正相類漢書人表載胥渠無處字

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款扣也趙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也止愈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

側愠曰謫胥渠也期吾君驟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愠怒即就也謂就胥渠而刑之也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

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邇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

御覽四十九無處字梁仲子云處字屬下與上文處一年文

義相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獲衣甲者之首

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

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是不得利而進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

且將也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故以走為利

則刃無與接接交戰也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

敵克故得生也己負故為死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

敵負故我得殺敵也

能殺敵故己得生也○此段正文

及注先邦父本脫去別本皆有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

得勝則生負則敗故不可不察而知此兵之精

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愛士○一作慎窮

呂氏春秋卷第九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

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宋之分野是月日臨此宿

昏虛中且柳中

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且時昏中於南方其日

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故萬物隨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

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說在孟秋

候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

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為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未成及

之故於是月來過周維也賓爵者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

鶩大水海也傳曰鶩入于海為蛤此之謂也○月令鄭注以鴻雁來賓為句與此異菊有黃華豺則祭獸

戮禽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所謂祭獸者殺也天子居總章右个

右个北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說在

是月也甲辰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擊秋里內以會天地之祿會

也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

冢宰於周禮為天官冢宰治也主治萬事故命之也舉書五種之要其文簿也藏帝籍之收於神

倉祇敬必飭

天子籍田千畝其所收穀也故謂之帝籍之收於倉受粟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飭正也祇敬必正不傾邪也○案梁為穀之異文尙書大傳山海經論衡齊民要術皆有此

字或從本誤今

是月也霜始降秋分後十五日寒露寒露後十五日霜降故曰始也則百工休

霜降天寒未鑿不堅故百工休不復作器乃命有司曰寒

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司徒主衆故命之使民入室也詩云穹窒熏風塞向墜戶墜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

上丁入學習吹

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吹笙習禮樂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吹籥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是月也大饗

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殺毛以告全故告備於天子也○此注似有訛脫案周禮大宰職論祭天祀云及納亨贊王性事備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則非先

一日殺也詩信南山篇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營箋云毛以告純血以告殺此注告全即告純也舊本誤作告令今改正

合諸侯制百縣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命數百縣

畿內之縣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闔五闔爲鄙五鄙爲縣然則謂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縣者二千五百家也○案周禮遂人攬作鄼舊本五鄙訛作四鄙今改正

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

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爲正故於是月受明年曆日也由此言之月令爲秦制也諸侯所稅輕重職貢多少之數遠

者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盧云案若以十月爲來歲而於九月始受朔日則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備就百縣言爲可若遠方諸侯則有不能逮者矣注據此即爲秦制吾未之信

私郊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是月也大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五戎五兵謂刀劍矛戟矢也使擇也爲將田故習肄五兵選擇

田馬取堪乘也○瘦馬月令作班馬政舊本瘦下有一作蒐二字乃校命僕及七囑咸駕載於旒僕於周禮爲田者之辭此無政字避始皇諱而月令不諱則月令之非秦制益明矣

僕掌御田輅七駟於周禮當爲馬掌其馬駕稅之任無七駟之官也田僕掌佐馬之政令獲者捕斃故載旆也○旆與旌同令獲者捕斃晉本作令獵者揚旆誤今改正 與受車以級野設

於屏外與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各以節級陳於屏外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司徒摺扑北嚮以誓之摺播也扑

所以教也插置天子乃厲服屬飭執弓操矢以射是月天子尙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周禮帶開誓告其衆

屬飾執弓袂矢以獵古飾筋亦或通用往戎服垂衣也亦似有訛月令正義引熊氏云春夏田冠弁服秋冬章弁服章弁服即所謂戎服也鄭云以韎章爲弁又以爲衣裳然則垂衣乃章衣之誤也 命主

祠祭禽於四方主祠掌祀之官也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草木節解斧入山林故伐木作

炭○注伐木咸管俯伏藏於穴壙塞其戶也壙讀如斤乃趣獄刑無留有罪陰舊作伐林訛蟄蟲咸俯在穴皆瑾其戶斧之斤也○穴月令作內古書往往互用

殺傷故刑獄當者決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不當者謂無功德而受祿秩也不宜者謂若屈到之故曰無留有罪也

所養無勳於國其先人無賢所不宜養故收斂之也○注不養者謂無功德而受祿秩也不宜者謂若屈到未嘗作所宜養故收斂者也脫不字者當作之今補正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升故嘗之先進

於廟孝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淋雨二氣相并故敬親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窶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淋雨二氣相并故

室鼻不通也飢讀曰仇怨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淋雨二氣相并故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甯土地分裂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

爲鄰國春陽仁故暖風至民解凍也本千金故師旅並與二千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暖風至民解凍也本千金故師旅並與二千

居 季秋紀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治天下之功聖人之名也○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注名字舊本作功訛今改正

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皆是也故上世多有之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

世尤夷所築紂下至周厲幽王皆厲宋康衛懿楚靈之屬皆有滅亡故曰未之曾有

也○注夷所蓋夷羿也未

知高氏有所本抑字誤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

說其仁與義也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

民之所說豈眾哉此取民之要也

要約也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

正治也天大旱五年不收穀不熟無所收○

虛篇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知此言五年亦非誤李善注文選應休璉與廣川長書亦作五年

湯乃以身禱於桑林

禱求也桑林桑山之林能興雲作雨也曰余一人

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

不敏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上帝天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穀者民命

也早不收故於是翦其髮斷其手

○李善注引此亦作斷音斷後精通篇刃若新郡研上斷砥也竊意斷若作歷音則似當從歷得聲善又注劉孝標辨命論引此竟作磨字恐

是醫字之誤從邑本無義戰國燕策故鼎反手屬宇醫室猶楚辭招魂之所謂砥室王逸注砥石名也引詩其平如砥誘之注非取此義手而音又同故余以醫字為是孫侍御主辯命論注在磨與刃若新磨較

合但不讀鄴耳蜀志郤正傳注引作攬其手論衡又作麗其手

以身為犧牲○蜀志注引作自以為犧牲文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

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

達通化也變傳至文王感岐事紂侮雅遜朝夕必時雅正遜順也紂雖

之文王正順諸侯之禮不失其時

上貢必適祭祀必敬貢職也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

願為民請炮烙之刑

紂常繫欄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墮火而死觀之以為娛樂故名為炮烙之刑○案炮烙當作炮格江都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乃今本亦

盡改作炮烙矣此注云作銅烙乃顯是銅格之誤格是度格亦作度開小司馬索隱於史記殷本紀引鄒陽生云一音閏又楊倞注荷子讓兵篇音古責反此二音皆是格非烙格乃燒灼安得言銅烙且使罪人

行其上手鄒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懸肉格據列女傳云膏銅柱則與康成所言要亦不大相遠耳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

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

賢猶多也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稽之恥

恥辱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

吳必死戰以報吳欲

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

○舊本甘厚二字倒今據李善注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乙正

目不視靡曼靡曼好色耳不

聽鐘鼓不欲聞音樂

三年苦身勞力焦辱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

欲得其歡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

不敢獨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

投饌同味

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

珍異衣禁襲襲重色禁二黃也時出行路

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

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潰者大病也○案公羊莊二十年經齊大災傳曰大災者何大病也大潰者何病也病亦作潰鄭注曲禮引之此似所

是本異高注貴公篇亦引公羊大告者

困窮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足也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

會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

徼求衷善下字疑衍

○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

頸交臂而償債

債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敗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不

以之則孤將棄國家釋羣臣服劍臂刃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而臣事之

服帶臂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

且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爲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

將出必死以伐吳也於是吳日果與吳戰

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

夫差吳王闔廬之子相吳臣也殘吳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

越王先順說民心二年

故能滅吳立霸功也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

齊莊子齊臣也

常之孫田和也後爲齊侯因曰和子也猛虎首越王武勇多力不可伐也

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

首越王衰者不能復致力和子曰以

告鴟子鴟子齊相鴟子曰已死矣以爲生以爲生爲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審定也定民心所繫而舉大事以攻伐也

順民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工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馬譬之若桓之

與鼓抱待鼓待抱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能之也

○御覽八百九十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爲薛君號曰靜郭君○案國策六待作行也作手靜郭君齊貌辨古今人表作昆辨昆或是克之訛然據元和姓纂

有昆姓夏諸侯昆吾之後齊有昆○國策作統高誘注統誤病弁見戰國策今當各依本文可也也鮑彪注統病也謂過失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

說士尉以証靜郭君証諫○証舊作証注同案說文証訓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

君竊私諫靜郭君使聽士尉之言而止其去靜郭君大怒曰刺而類刺滅而汝也揆吾家苟可以儻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儻足

度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揆國策作破又儻作儻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上舍甲第也御待也數年威王夢

宣王立威王之子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大不善於宣王爲王所善也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俱借留無幾何薛劑貌辨

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猶深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

君不能止止禁也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劑貌辨見句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

劑貌辨答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徒見愛耳言不見從也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顯深視

若是者倍反

顯派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顯派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字書無顯字注訓顯派爲不仁之人不知何據國策作過顯派視劉辰翁曰過顯卽俗所謂耳後見屬

家視卽相法所謂下邪倫視

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嬰兒幼少之稱衛姬所生校師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校師國策

作郊師

靜郭君泣而曰

○舊校云控一作泣案國策作泣

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

爲一也

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

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

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易薛之

少辨湯之可也

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

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何

且先王之廟在薛吾

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二不見聽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

乎寡人少殊不知此

動變也一猶乃也少小故不知此也

客肯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

言猶可也劑貌辨答曰敬諾

願靜郭君來

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

請以爲相也

靜郭君辭不

得已而受

受爲相

十日謝病強辭三日而聽聽許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

知人知劑貌辨也

能自知人故

非之弗爲阻阻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

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往見宣王不辭難之故也○國策作外生樂患趨難者也孫云觀注似此

亦本與國策同

知士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事

故事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

當合同等也困於不知其故也

先王名士違師之所

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

走歸

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

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以用也 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所得者小不欲天物故釋之也 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列

子賢人體道者請問其射所以中於關尹喜關尹喜師老子也 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退中者未可語

而習之三年又請習學也又復請問於關尹子 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知射心平體正然後能中自求諸己不求

諸人故曰知之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守求諸己不求諸人勿失也 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

亦皆有以求諸己則存求諸人則亡 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

信而反之爲非反還也以爲非岑鼎故還也 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是請因受之齊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爲是岑鼎請因受之也疑魯君

欺之而信欲令柳下季證之爲岑鼎 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猶言賂以其所欲之岑鼎新序節士篇作君之欲以爲

也岑鼎 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亦有國於此言己有此信以爲國也 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

眞岑鼎往也韓非說林下岑鼎作譏鼎又屬之樂正子春若是兩事則各是一鼎名各不同否則傳者互異岑與譏聲通轉耳 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新序作可謂

守信論語云非信不立柳下季有信故能存魯君之國 齊湣王亡居於衛亡出奔 晝日步足謂

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不自知爲何故而亡果亦竟也竟爲何等故亡哉○案史記孝武本紀索隱云

風俗通齊湣王臣有公玉冉音語錄反又引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玉氏音肅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盧云案丹與冉字形相近實一人賈誼書所載說君事略與此同注亦竟也李本作一竟也 公玉丹答

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尙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

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潘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潘王不自知其所以

亡之故愚惑之甚也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過謂不忠也潘王愚惑阿順而說之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

盡殺之而為之後越王授句踐五世之孫其弟欲殺王之四子而以己代為之後也○案句踐五世孫則王翳也為太子諸咎所弑見紀年與此略相合前貴生篇有王子搜疑一人注其第二

字奮缺案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非謂非也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

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愚既愚也其惑固亦甚也故曰亦不

知所以亡○正文亦不知下李本有其字注首疑有脫誤

審己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屬連也淮南記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一名女羅詩曰葛與女羅施於松上○案注所引

與今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樹相近而靡或刺之也○案淮南汜論訓相戲

讀其注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心在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天下皆延頸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心在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

而望之不遑坐也其精誠能通洞於民使之然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負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

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慈感不樂身在乎秦所親愛

在於齋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刑官精相往來者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宰主也月也者羣陰

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寶羣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虛蚌蛤肉隨月虧而不盈

也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

形見也羣陰蟬蛤也隨月盛衰虛實也

聖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

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

其仁義化使之然

養由基射光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光也

飲羽飲矢至羽誠以爲真也○光乃兎之或體舊誤作先校者欲改爲虎非也日本山井鼎毛詩考文云兎

能古本作光

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

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親之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

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研

剛砥也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

通稱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

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

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親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

量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

○新序四載此微不同云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孫云新序義較長鍾子期歎曰悲夫

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

彊說乎哉周有甲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

○御覽五百七十一自覺作自見

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

○李善注文選

曹子建求自試表謝希逸宣貴妃諫皆作一體而分形

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

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動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

神性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

待言哉

精通

呂氏春秋卷第十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尾東方宿昏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宿齊之分野七星南方宿

其日壬癸壬癸水日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祀為北方水

陽氏舊本作湯氏訛今改正又循左傳作脩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羽水也位在北方○注漫律中應鐘與曼麟音義同皮漫胡謂皮長而下垂亦似閉固之象

其數六應鐘陰律也竹管音與應鐘和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鐘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之若有

若無者其祀行祭先腎也行門內地也冬守內故祀之行或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水始冰地始凍

秋分後三十日霜降後十五日立冬水冰地凍也故曰始也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于淮為蜃虹陰陽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見天子居

玄堂左个玄堂北向堂也左个西頭室也乘玄輅駕鐵驪玄輅黑輅鐵驪亦黑象北方也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玄黑順水色食黍與稷黍水屬也

其器宏以奔宏大尊深象冬閉藏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秋分四十六日而立冬故多在是月也謁告也曰某日立

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盛德在水王北方也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六里之郊還乃賞死事

恤孤寡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實其子孫有孤寡者矜恤之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

兆又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龜曰兆筮曰卦故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以知吉凶○月令作命太史贊龜策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辨

擬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必察知之則行其罪罰無敢疆圉者○月令作是月也天子始薨始

先也喪溫服儼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也○月令閉下有塞字命百官謹蓋

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增城郭○增月令作塚戒門閭修櫺閉慎關籥固封疆聖讀曰移徙之

審固堅墮印封也○月令捷作鍵關作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要塞所以固國也關梁所以

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紀數也正二十五月之服數遺送衣裳棺槨尊者厚卑者薄各有等差故別之

之數今案正營三壘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營度也三墳壘塚也度其制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曰等級也是月也工師效

功陳祭器按度程程法也○月令工師上有命字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蕩動也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物器

銘工姓名著於器使不得詐巧故曰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不當不功致也故行其罪以窮

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是月農功畢矣天子諸侯與其羣臣大飲酒班禽列也燕俎實體解節折謂肴蒸也

戴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注班禽列即周禮之正大割祠

齒位也舊本倒作列齒誤又禮解亦缺體字又求明年於天宗之神倒作之神於天宗今皆改正大割祠

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大割殺牲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為上公死祀為貴

正句芒其祀戶火正祝融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為社金正暮收其祀門水正玄冥其祀井故

使也○舊本大割下有姓字月令無案注亦與月令同今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肆習也

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

虞官也師長也賦稅也

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

創刻也天子曰兆民兆大數也

以爲天子取怨

于下

我斂重則民怨故取怨于下

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此爲天子取怨于下者故行其罪罰無赦貸也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

民多流亡

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發泄使民流亡象陽布散○發泄月令作上泄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熱蟲復出

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

故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溫故盛冬不寒蟄伏之蟲復出也於洪範五行像恆燠若之徵也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秋金氣于水不當霜而霜不當雪而

雪故曰不時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洪範五行急恆寒若之徵也

孟冬紀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

死之謂也

○續漢書禮儀志下注引此不以物害生不以物害死兩句皆有物字

此一者聖人之所獨決也

快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

所不免也

莊子曰生寄也死歸也故曰所不免

孝子之重其親也

重尊慈親之愛其子也

愛心不能忘也○續志注慈作若以下文觀之慈字是

痛於肌

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

言情不忍棄之溝壑故有葬送之義

葬也者藏也慈親

孝子之所慎也

慎重也

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

慮計也

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

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

無有可利若楊王孫僕葬人不發掘不見動搖謂之重閉也

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

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

扣讀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

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

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

譬之若醫師之避柱

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得薄葬之

情也○舊校云避一作備下同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

相矜尚也慮計也以厚葬奢修相高大不為葬者侈靡者以為榮榮譽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故事

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已重厚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

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其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民之

於利也犯流血蹈白刃涉血熱肝以求之豎古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今無此之

危無此之醜醜恥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盧云疑此下常有世字

猶有貪利而冒禁者況於四海鼎沸之日其又誰為禁之哉國彌大彌猶益也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夫玩好貨

寶鐘鼎壺盥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盥取其冷也○梁仲子云盥盥劉本作盥盥注同案集韻盥胡暫切

又必多為屋幕鼎鼐凡槌壺盥戈劍羽毛齒革暖而埋之凡兩見蓋亦器名注似臍說慎勢篇作壺盥云功名著乎盤孟銘篆著乎壺盥舉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其諸

養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不從題湊之室室槨也題湊複室○案漢書靈光傳便房黃腸題

題皆內向棺椁數襲重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石以其堅炭以禦濕環繞也○案積炭

告歸也○傳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不能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

呂氏春秋卷十 十六

者彌怠而葬器如故

言寶賤不逾變

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輅

大輅車也

羽旄旌旗如雲僕嬰以督之

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

喪車有羽旄旌旗之飾有雲氣之畫僕蓋也嬰棺飾也黼黻之狀如屬製於僕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案禮記檀弓下云制絞衾設美

爲使人勿惡也注云美嬰棺之飾也此作僕或音同可借用此飭字義皆是飾

引縶者左右萬人以行之

縶引棺索也禮送葬皆執縶

以軍制立之然後可

制以此觀世

觀世猶示人也

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

於死人不可也

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

○舊按云一作身

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節喪

三曰世之爲巨壘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

木葉生曰林也○續志注山下有設字林下有藪字

其設闕庭爲宮室造遺阼也若

都邑

賓階阼階也若爲都邑之制

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曠也

曠者穎川人相視曰曠也

一曰曠者謂人臥始覺也○曠與瞬同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文賦引作萬世猶一瞬

人之壽久之不過百

○久之續志注作久者

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

爲無窮者之慮也

慮謀也

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壘上曰

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拍也

拍發也

拍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

謂拍墓富而得爵祿故乘車食肉世

世相傳也

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也

惑悖也

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

○續志注作而爲之闕庭以自表此何異彼哉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

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拍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

其皆故國矣

○續志注作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

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

上猶前也

不可勝數亡是故大墓無不拍也

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續志注 世作猶君之不令民令善○續志注句 上有今夫二字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

所蓋馭者而逐之以釜顧食之人皆欲討逐之○譚晉兩旁作九字書無攷顯 亭林引作顧注云兩同今從之史記蔡澤傳遇奪釜隔於塗 懼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

人事既憚耕稼又不肯居官循治人 事也○注循治疑當作脩治而祈美衣侈食之樂祈智巧窮屈無以爲之窮極 屈盡於是乎聚擊多之

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過奪又視名巨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相之○有人自關中來者爲言 姦人掘墓幸於古貴人家

旁相距數百步外爲屋以居人卽於屋中穿地道以達於葬所故從其外觀之未見有發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噫孰知今人之巧古已先有爲之者小人之求利無所不至初無古今之異也日夜不

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

事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厝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極有阿棺有輪繪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不

爲此之謂也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林以爲樹也傳曰堯葬成湯此云穀林成湯山下有穀林○堯葬成湯水 經注言之甚晰又案劉向云葬濟陰丘隴山續征記在小成陽南九里通典

曹州界有堯冢堯所居其說皆非羅萃路史注以墨子云堯葬登堯葬於紀市不變其肆 市肆如故言不 煩民也傳曰舜

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墨子云舜葬南己之市御覽五百五十五作南紀 引尸子作南己案路史注云紀卽冀故紀后爲冀后今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冀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

北其地相近記謂舜葬蒼梧皇覽謂在零陵營浦縣尤失之梁伯子云困學紀聞五引薛氏言蒼梧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亦非閻伯詩云海州蒼梧山卽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於此之說禹葬於會

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 也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南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費財 非惡其勞也 惡稽 患也

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

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舊按云一作阪阡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眾知愛人者寡凡

愛死人者之衆多厚葬之知所故宋未亡而東家拍東家文公家也文公厚葬故家齊未亡而莊公家拍被發也家在城東因謂之東家

莊公名購僖公之國安甯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

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使見發掘之謂○續志注作欲愛而反害之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詩小雅小晏之卒章也無兵搏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噓小人而

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

也方此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非爭罪也而非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

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故反以相非以下似魯季孫有喪孔子

往弔之入門而左從者也主人以瑱璠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弔之入孔子徑庭

而趨歷級而上上堂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璠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璠璠故用之孔子以平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常以

斂而反用之肆行非度人又利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孔子拜下禮也今拜上泰也雖違衆

之必見發掘故猶暴骸中原也吾從下言不欲違禮亦不欲人之失禮

故歷級也 安死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

買之子莊王

之命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食利之地○為字衍後漢書郭丹傳注引此無楚越之閒有寢之巨者此其地不利人不利也

○荆子說符篇淮南人開割香作寢而名甚惡惡謂巨名也○史記正義引作而前有垢谷後有戾邱其邱無之字史記滑稽傳正義引此同名惡可長有也此見淮南注此注自謂寢邱名惡非有缺

文荆人畏鬼而越人信讖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讖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唯獨孫叔敖死王果以

美地封其子而子辭○後漢書作其子辭請寢之巨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

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敖病利故曰所以異於俗也五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鄆曰蓋是

國也地險而民多知登升也太行山名處則未聞多知將問所以自竄也○案高氏注淮南鑿形訓云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此何以云處則未聞此山今在河南輝縣

西北與山西澤州相鄰也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舉猶謀也俗主不肖凡君去鄆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

欲令之吳也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涉渡見一丈人丈人長刺小船方將漁從

而詰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名族族則不肯告丈人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舊校云予一作獻曰此千金之劍也

願獻之丈人獸上也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櫜○櫜與舊古通用今作櫜金千鎰昔者子胥過

吾猶不取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萬櫜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為一鎰今我何以子之千金

劍為乎○舊校云何一作曷梁伯子云此江上丈人五員過於吳過猶至也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

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眾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何不有為言無不為也江上丈人無以為矣無以為

乃大有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爲也○案注當云乃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也開知身不可得而見之

大有爲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爲也脫兩爲字

江上不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司城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

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

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小兒兒子必取搏黍矣以蘇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

金矣以蘇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所取彌

精微妙也
响轟疎也

異寶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原故國廣巨兵彊富舊按云未必安也尊貴

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置其

祝曰從天墜者墜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孰湯收其三

面舊按云收一作放孫云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揚子雲羽獵賦引此收並作披舊按當是一作披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紆

紆紆○賈誼書論賦篇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

賢本蚤作蚤誤紆疑與村通注訓爲緩非是

漢南之國歸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四十國歸之梁仲子云李善注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

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徒猶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

曰更葬之更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也與邪古通

用御覽八十四作邪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潔及骸骨骨有肉曰體無曰枯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

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說說民意也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也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

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

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孫云御覽七百十公作父下無父字搏杖作持杖杖涉而倍之作杖步而倍之廣韻杖字下引云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杖杖而問

其兄弟與杖而問其妻子尊卑之差也蓋約此文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

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禮射中飲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真也以

渴奪為務也仁人之得飴飴餽也以養疾侍老也侍亦養也跖與金足得飴以閉閉取機也跖盜跖金足莊躄也皆大盜人名也以飴取人

機杜開人府藏竊人財物者也○案淮南說林訓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結杜見物同而用之異性杜門戶簞杜此云機即杜也結杜使之無聲又開之滑易也異用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日臨此宿○案淮南天文訓斗屬越昏東壁中巨軫中東壁北方宿德之分野軫南方宿楚之分

野是月昏且時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說在律中黃鐘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聚於下陰氣

盛於上萬物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鐘也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冰益壯地始坼凍裂也

鸛鳴不鳴虎始交鸛鳴山鳥鳴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乃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鸛鳴月令古本作鳥且今本作鷓且淮南作鷓鷀天子居玄堂太廟太廟

中央乘玄輅駕鐵騾載玄旂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弁說在孟冬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

無起大眾以固而閉有司於周禮爲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主地圖與民人之教故命之也發蓋藏起大眾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房所以閉

也○且泄古本月令同今本作沮泄釋文不爲沮作音注疏亦無解然則沮字非也音律篇亦作陽氣且泄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夷發泄陰氣故蟄伏者死民疾以夷亡

也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所事作故命之曰暢月也是月也命闔尹申宮令審門闔謹房室必重閉闔宮官尹正也於周禮爲宮人

掌王之六寢故命之中宮令審門闔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門闔奏舊月令說作門闔云闔尹者內宮也主宮室出入宮門宮中之門曰闔闔尹之職也闔里門非闔尹所主知當作闔見月令問答

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淫則禁之尊卑一者也乃命大酋秫稻必齊大酋主酒官也酋醴米麴使之化齋

故謂之酋於周禮爲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授酒材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與麴必得其時則酒善也○注音醴米麴及故謂之酋兩酋字舊本皆作酒醴又麴與麴必得其時舊無與字案上云

秫與稻則此亦當相配且與下注數六物相合也又舊本覺得其時三字案亦衍文今去之

湛醴必潔水泉必香湛漬也醴炊也香美也炊必清潔水泉善則酒美也湛讀潘釜之聲鑿燧

燧火之燧也○潘釜未詳陸德明音子廉反異於高讀陶器必瓦火齊必得兼用大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六物秫稻皆得其齊故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皆有功於人故祈祀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

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諳諳諫也山林薮澤無水曰薮有水曰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尊實曰蔬食野虞掌

山澤之官也 故教導之也 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 必罰之也 是月也日短至 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五十五故曰日短至在牽牛一度也 陰陽爭

諸生蕩 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也 諸蟄伏當生者皆 君子齋戒處必奔 身欲甯去聲色禁嗜慾安

形性 深遠也甯靜也聲五聲也色五色也屏去之崇寂靜也 陰陽方爭嗜慾咸禁絕之所以 事欲靜以安形性也 處必甯以其所居言之今月令作處必捨身蓋與仲夏文相涉而更誤矣

待陰陽之所定 定猶成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芸蒿菜名也荔馬荔挺生出也蚯蚓蟲也結紆也麋角解鹽水泉湧動皆應微陽氣也

鄭注月令云荔挺 馬薤也 與此異 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 是月也竹木調初又斧斤入山林之時也故伐取之也 索

注調意正同又物與物刃忍古皆通用有取柔 周禮地官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注云察灑調此

闕者此則取其堅韌也注本乃改作調均非是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闕

門闕背塗塞使堅牢也 築圜圜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

聲 夏火炎上故其國旱也清濁相干氣霧冥冥也夏氣發泄故雷動聲也 氣霧月令作氛霧此疑訛 行夏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 秋金水之

白露故雨汁也金用事以干水 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滅竭民多疾病 春木氣木生蟲故蟲螟為敗食穀心曰螟陽氣炕燥故水泉滅

竭也水木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病也 月令滅作威古通用左傳威黜不端正義云諸本或作滅又不為末滅王肅注家語云左傳作威梁仲子云羣經音辨威有胡斬切一音消也史記索隱司馬相如傳上

滅五下登三章昭說作 威又疾穉月令作疥癘 仲冬紀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 倒亦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故賢主之所說不肯去之所誅也 賢主說忠言

之春秋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則不可況 不令之尤者乎故彼不肯主之所誅也 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 日致為暴劫之政也 孟子曰惡濕而居下

故曰惡之何益也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美成也人時澗之則惡之惡其澗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

言乃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者也荆莊哀王獵於雲夢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

莊王是穆王子也或有作莊襄王者亦誤射隨兇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兇惡獸名也子培申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

稱公也以殺隨兇者之凶故劫奪王稱公也以殺隨兇者之凶故劫奪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下陵其上謂之暴誅之誅子培也左右大夫皆進

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子培之賢百倍於人必有所為故也故曰願王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

而死為代王殺隨兇故死也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兩棠地名也荆就晉負故曰大勝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

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奪王隨兇所以代王死之兄有是功○舊本

字今據御覽刪補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

而持千歲之壽也忠猶愛也持猶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兇是代君王受死亡之殃使君王得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兇者不出三月

故記古書也比三月故記古書也比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王爭隨兇而奪王也故伏其罪而死罪殃也王令人發平

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實子培之弟也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

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勸進沮止也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病齊王湣王也宣王之子病病瘳也○梁仲子

官疾醫之所謂瘳首也盧云案瘳首當有之疾未必難治此云論衡道虛篇作齊王病瘳瘳蓋卽周禮天

或與消渴之消同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又引作瘳瘳使人之宋迎文學文學至視王之疾謂太子

曰王之疾必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王如強解之解○日抄引作怒

摯則疾不可治孫云御覽六百四十五治作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盟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

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也幸哀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也為治與太子期

而將往不當者三期也三不如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屣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履

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果甚怒不與文摯言也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已除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

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鑿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變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

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臣故曰易也文摯非不知

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為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之以成太子至忠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平之不可得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猶雖名

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挺猶誠辱則無為樂生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生為故若此人也有

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污矣將眾則必不撓北矣北走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

殺身出生以徇之出猶去生必死也狗猶衛也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之難言得其

患雖得之有不智其患者當其難也雖得踐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若此士者得之固難幸

曰知墨子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闔廬光篡庶父僚而卽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書者如是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吳王患

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惡安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

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

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為擊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孫云李善注文選鄒陽獄中上書作執其妻子燔而揚

其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左氏哀廿年傳云慶忌適楚此與吳越春秋皆云在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

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閒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

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涉渡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掉之投

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孫云李善注文選郭景純江賦掉之作掉而浮則作浮出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

而名幸活而汝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

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此文說案吳越春秋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

夫掉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

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終也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

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衛懿公有臣曰明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也演讀如養子之音翟人攻衛其

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魯閔二年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左傳詩外傳七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

其肝即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嘯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禡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魯表也納

其腹中故曰臣請為禡者也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引演可

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出去也去生就死以徇從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忠廉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

此四者也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爲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

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徒其弟子跖曰

奚啻具有道也夫妄意關內關內中藏聖也以外知內此幾於聖也○案妄意關內於文已足不當復有

文旁注關內下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

備說非大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非者譏呵其闕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武也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也以爲堯有不慈之伯不以天下與舜子

曰有不慈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舜有不孝之行舜遂不告而娶故曰有不孝之行也禹有淫酒之意禹甘旨酒而飲之故曰有淫酒之意湯武有

放殺之事

成湯放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之事

五伯有暴亂之謀

五伯爭國骨肉相殺以大誅小故曰有暴亂之謀

世皆譽之人皆諱之

或也

世稱六王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放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或也此之謂也

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

見六王五伯將殺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

嚴音設擊也辨說六王五伯之闕而欲見嚴其頭辨如此不能段云說文設擊頭也口卓切錢詹事云設不成字當爲設之譌說文設从上聲下也孫氏說同盧案廣韻設嚴並苦角切是其音正同也今俱改正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誦

之上

賜告也上君也語曰葉公告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之謂也

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

誦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

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故曰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

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

矣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尙胡革求肉而爲革更

於是具染而已

染鼓醬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

勇若此不若無勇

傳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勇而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

○注迂甚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

曰愛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

少小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

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也

置立用法若此不若

無法

太子所以繼世樹德化下也法當以法紂爲淫虐以亂天下故曰不若無法也

○注法當以法句有脫誤其意蓋謂立長建善不當徒法也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

長遠也短近也

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

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

古昔也後來也

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

曰寬謔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

文王武王之子也犯我使從義也違我使人禮也○寬謔說苑君道篇作寤饒新序一作寤蘇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

得焉

與之居不安之也曠察之使我從義入禮則不穀得不危亡焉○案曠猶久也

不以吾身爲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

非猶罪也於是爲之五大夫也

大夫

魯寬謔爲五大夫也

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

意志也先意承志傳所謂從而違也

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

爲

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注疾疹左傳作疾疢美疹不如惡石也故曰而不穀喪焉也○注疾疹左傳作疾疢

不以吾身違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

不穀於是送而行之

魯僖七年傳曰初申侯之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玼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速行

毋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此之謂也

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爲其所欲也

肥從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

五月而鄭人

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

上猶前也

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

平公悼公之子調和也

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

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

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

禹治水有功錫姓爲姜氏曰有呂故曰呂望遭紂之亂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於周釣於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歸號爲太公望使爲太師文王彘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傳

曰齊大岳之魯○注吾望公之久矣史記齊世家作吾太公望子久矣宋書符瑞志太公望本名呂尚文王至磻谿之水尙釣於涿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尙立髮名答曰望釣得玉璣云云蓋

本尚書緯帝命驗之文梁仲子云注蓋引左氏莊
廿二年傳姜太嶽之後也而偶涉懸十一年之文周公旦封於魯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崩
成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

之於魯也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魯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例

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

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故能霸也上功則臣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成子恆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魯公以削至於覲存觀裁也三十四世而亡

自魯公伯禽至頃公驪為楚考烈王所滅適二十四世也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吳起衛人為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河之外謂北邊也武侯文侯之子

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案史記魏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止車而望西河○後觀表篇止車而下有休字

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釋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

子不識識知也○損與故同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為之可以致君於王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讒人觀表篇作雪注拭也

也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楚有聞西河畢

入秦秦日益大畢由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

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曰公叔之病甚矣○舊本作公叔之疾嗟疾甚矣案御覽兩引皆作公叔之病甚矣今據改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

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御庶子爵也鞅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鞅或曰衛鞅言其智計足以相社稷能使用而從也為不能聽○為御

使出境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之也故曰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王視公叔疾而出也以公叔之賢而今

謂寡人必以國聽執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
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爲悖悖者不自知爲悖故不謂悖者爲悖 長見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房中旦民中魯西方宿

氏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案淮南天文訓氏屬宋其日壬癸其帝顓其神玄冥其蟲介其羽從中大呂大呂陰律也竹管音與大

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也○注所以旅陰即陽舊本旅下有去字衍今刪去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

腎鴈北鄉鵠始巢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雉何雉○舊本作乳雉雖誤今案注當與月令

文同今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堂右个東頭室也乘玄駱駕馭馭載玄旂衣服玄玉食黍與芻且器宏以弁

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大儺逐盡陰氣爲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萬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

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注其畢冬之氣也其字衍又令之鄉縣疑是今之郡縣案續漢禮儀志亦於季

冬出土牛此云立征鳥厲疾乃舉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羣鳥

於民若禹稷之屬也天曰神地曰祇是月歲終報功歲祀典諸神畢祀之也○月令無行字地字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漁讀如論語之語是月也將捕魚故命其長也

天子自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亦盛也復或作覆凍重象也○月令作水澤所涇書本命取

行觀之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於此下又有一堅字乃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命取

冰冰已八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鬻冰沖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窮簡擇之也命司農計耦耕事計會也耦合也○

字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籥章仲春鼗擊十鼓吹邪詩以逆暑仲秋乃命四監收秩薪

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內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故

曰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也○寢廟月令作郊廟案注所云燔柴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

天次宿也是月日周於牽牛故曰日窮于次也月遇日相合爲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日窮故曰月于窮

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曰星迴于天也一說十二次窮於牽牛故曰窮于次也紀道也月

窮于故宿故曰窮于紀星迴于天謂二十八宿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三月爲正夏數得天言天時

更見于南方是月週于牽牛故曰星迴于天也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三月爲正夏數得天言天時

數近終歲將更始於正月也專於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飭讀曰勅勅正國法論時令所宜者而行之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乃次其列位國之大小賦

○月令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多於字其字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乃次其列位國之大小賦

敝其儀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田官之神謂列山氏子柱與周稷也享祀也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

獨參寢廟祖廟也親同姓故使供令宰應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

宰應於周禮爲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以御其衆故命之也○令月令作命正義凡在天下九州之民

者無不咸獻其力咸皆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是令

行是之令也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金

旬也二十日爲二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金

白故白露蚤降介甲之蟲爲妖災也金爲兵革故四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

仁之令氣不和調故胎夭傷國多逆氣之由故命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火氣炎陽又多淋雨故水潦敗國

釋而消釋火氣溫干時之徵也 季冬紀

二曰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臨患忘利道而遺生行義惟義所在不必生視死如歸易

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任大一國之君不能得友天子不能得臣也堯大者

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周樂是也定一國鬻伯玉段干木是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

此人也務勉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任之故齊有北郭驩者結罟罾捆蒲葦織屨舊本作屨履

校云一作龜履今據尊師篇定作鹿履以養其母猶不足猶尙也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

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之利不苟且而取也當義能死故不苟免今乞所以

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次分字衍說辭金而受粟有問晏子

見疑於齊君有聞無幾聞也出奔過北郭驩之門而辭辭者北郭驩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晏子

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也奔走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

甚矣晏子行也

行去也

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

○嘗舊本作當訛今從吾說施改正焉彼作者

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

仇當

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也

白明也

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箒而從造於

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

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箒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

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

駟傳車也郊境也○翻各本多作驛李本作駟案文十六年左氏傳

晏子乘駟杜注駟傳車也與此合今從之

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驢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

知士甚矣

晏子自謂旆北郭驢不得其人爲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驢能爲其殺身以明已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士節

三曰以貴富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

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濟麗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

於諸國也周流天下窮矣賤矣

○舊按云窮一作貧

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

也能其難

能以貧賤有人也

不能其易

不能以富貴有人也

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

力能霸德不能王也

晉文公反國

○舊按云一作反入

介子

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

丞佐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他魏犢介子推

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

露雨齊澤

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

○案傳載介子

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安有自爲詩而懸於公門之事說楚復恩篇以爲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說簡
可通歌辭與此及史記晉世家新亭節士篇所載各不同梁仲子云橋死疑是橋死御覽九百二十九無
字文公聞之曰謔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或遇之

山中負釜蓋登○舊本登誤從卿又注晉登二字亦與高注不似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

吾獨爲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噓日夜思之

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梁仲子云列子說符篇亦作爰旌目後漢書張衡

傳作旌瞽注云一作爰精目并引列子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巨見而下壺餐以餽之爰旌目

三舖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巨也爰旌目曰謔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

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昔者齊饑黔敖爲食於路有人餓其履營營而來黔

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以爲其嗟也可去其嗟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

謝也可食一介相似確目其類也○晉晉而來禮記檀弓下作質質然來鄉人之下藜也藜色名也義則

字彙補云藜音未開一本作藜梁仲子云說文婦篇文作藜略相似古音附錄以革旁作者云古音字未

詳盧云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改號曰鄭此昏疑卽漢志陳留郡之東昏縣正鄭地鄭人下昏或卽說韓

滅鄭一事觀下云韓荆趙莊躄之暴郢也莊躄楚成王之大盜郢楚都○梁伯子云商子弱民篇荀子議

言在楚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說曰莊躄爲盜於境內以爲在莊王時而高氏以爲楚
成王時則又在前所未知何據若史漢則以躄爲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杜氏通典邊防三馬氏通考
南蠻二辨其誤以范史謂在頃襄王時爲定獨困學紀聞考史據韓非漢書以將軍莊躄與盜名氏相同
是二人此未敢信盧云案後漢書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躄伐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卽莊

躋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楚威王遣將軍莊躋伐夜郎剋之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此本非楚之境內地今此言晏郢韓非言爲盜於境內荀子言莊躋起楚分爲三四皆與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蓋之死與躋並言案秦殺唐昧味卽蓋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躋當威懷時亦可見此注或本作威因形近而誤成未可知也秦人之國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長平虜其四十萬

衆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盧云壯也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

以避死避猶免也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

相爲謀豈不遠哉介立○一作立意

囚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舊校云磨一作靡注亦同堅與赤性之有也各

本多脫也字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猶此也倍百人

唯朱本有舊校云豪士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孤竹國在遼西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

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

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

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共頭水名○案共頭卽共首山名在漢之河內共縣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

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相猶使也使奉桑林之樂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

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請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禱也

時四時 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求於民也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漢宋邦

傷也 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違爲之正與治也○漢宋邦上謀而行貨阻且而保威也○漢宋邦

是附兵杜注左傳阻恃也保亦當訓恃 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漢宋邦

之夢以喜衆民○案事見周書程寤篇今已亡御覽五百三十三載其略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姆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爲松柏檟寤驚以告文王文王曰召發于明

堂拜吉夢受商之大命 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漢宋邦續吾閭古之士遭乎治世又避其任也○漢宋邦

于皇天上帝此其事也 能遭乎亂世不爲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漢宋邦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

至首陽之下而餓爲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漢宋邦莫不有重於天下也○漢宋邦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

所重○漢宋邦養所重不汙於武王爲以全○漢宋邦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漢宋邦伯夷叔齊讓

重名故曰 輕重先定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漢宋邦輕於身重於義也以身爲人者爲人殺身○漢宋邦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漢宋邦雖前記曰左手據天下

不爲也今以義爲人殺○漢宋邦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漢宋邦奚何也不知以何道得○漢宋邦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而

言交爭而不辭其患○漢宋邦士爲知己者死故盡○漢宋邦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孫宏○漢宋邦避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漢宋邦智伯知

爲之報讎言士爲知己者死也孟嘗君知公孫宏故爲之不受折於秦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漢宋邦是國皆賀國中喜可知也得士則不喜不知

相質不通乎輕重也

不但不知相質也乃不知賢也故曰不通乎輕重也

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

湯般受命之王名天乙商主發之子也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

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

桀夏失天下之王帝皋之孫帝發之子紂殷失天下之王文丁之子孫帝乙之子也

○注文丁舊本作太丁能今據竹書紀年改正孔墨布衣之

士也

孔子墨翟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

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也

自此觀之尊貴富

大不足以來士矣

來猶致也

必自知之然後可

可者可致也

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感也子嘗事范氏中

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

告語也故事也

范氏中行

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

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眾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

句

是國士畜我也

○是舊本

多作謂則當以所謂連讀今從李本作是義長

於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為念

於猶厚也

又況

於中人乎孟嘗君為從

關東曰從

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之主也君恐不

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

言不能成從以難奏也

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

晚後

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

往矣

往

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宏

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醜或作恥恥辱也觀

云何也

公孫宏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

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

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不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附

為人臣○舊本慙上脫不字又附能作肖案戰國齊策云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今據補正如此者三人有此者三人也能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商鞅

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策作能致其主霸王句順如此者五人有此者五人也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

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宏自謂也故言有如臣者七人也○七人策作十人注殊贅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嘗孟

嘗君欲客之必謹論寡人之意也論明公孫宏敬諾公孫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策作大國也孟嘗君干乘

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凌洩可謂士矣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之謂也○策作可謂足使矣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八年秦始皇卽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涪灘謂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體其情慳也涪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為涪灘也○案今謂始皇卽位之年歲在乙卯錢氏塘以超辰

之法推之知在癸丑再加七年是庚申是年又當超辰則為辛酉而此猶云涪灘者失數超辰之歲耳超辰亦謂之跳辰周禮馮相保章注疏中詳言之自東漢以後不明此理故武帝太初元年班固謂之丙子

者後人御謂之丁丑矣 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君子也文信侯曰呂不韋封洛陽號文信侯嘗得學黃帝之所以海

顯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圖天也矩方地也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清平是法天地凡十二紀

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適

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甯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

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公正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

隆盛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跌而衰人之盛衰於此西望日暮也故曰倪而西望之也○倪與睨同李本作兒注跌與睨同周禮大司徒日東則景夕多風鄭司農云景夕謂日

跌景乃中史記天官書日跌漢書天文志作日跌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荇為參乘○
謝云此句文與上不屬又下一段亦不當在此篇

校云一作青荇案李善注文選陳琳答東阿王牋引作青荇梁仲子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類象也青荇云漢書人表作青荇子水經汾水注作清泚今新刻亦改作青荇矣

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荇曰去長者吾且有事言將殺襄子○選注無青荇曰少而與子友

子且為大事選注作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

者惟死為可適可得死也乃退而自殺青荇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荇豫讓可謂之友

也 序意舊云一作廉孝案廉孝二字與此無涉必尙有脫文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有始覽第一 應同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始初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以生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經猶道也

以寒暑日月晝夜知之知猶別也○舊本以寒下衍以字今去之以殊形殊能異宜說之形能各有所施故說譯之也夫物合而成離而生

知合知成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合和也平成也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其形○舊校云一作平也者皆反其情變其形也天有九野

地有九州上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水曰澤無水曰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淮南地形訓作水有六品後六川作六水何

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鈞平也為四方主故曰鈞天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方二月建卯木之中也木色

宵故曰蒼天房心尾東方宿房心宋分野尾箕義分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湯氣所始萬物向生故曰變天斗牛北方宿尾箕一名析木之津燕之

分野斗牛與越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也婺女亦越之分野虛危齊分野營室衛分野西方曰幽天

其星東壁奎婁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太陰故曰幽天東壁北方宿一西方曰顯天其星胃昂畢西方八月建酉金之

中也金色白故曰顯天昂畢西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注昂畢上當有胃魯之分野五字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嶽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也為少陽故曰朱天嶽參西方宿一名

實沈首之分野東井南方宿一名鶉首秦之分野南方曰炎天其星與鬼柳七星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與鬼南方宿秦之分野柳七星南方宿一名鶉

火周之分野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木之季也將即太昊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軫南方宿張周之分野○注張翼軫南方宿舊脫軫字又南說

作北今改正何謂九州河漢之閒為豫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兩河之閒為冀州晉也東至清河河濟之閒為兗

州衛也河出其北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泗水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

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王屋首山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

水所出也首山在蒲阪之南河曲之中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家所邑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譬如

羊腸在太原晉陽縣北○注末七字舊本缺據李善注文選魏武帝苦塞行所引補又誘注淮南地形訓云孟門太行之限也此不注疑文脫何謂九塞大汾冥隄荆阮方城大

處未聞冥隄荆阮方城皆在楚魯定四年吳伐楚楚左司馬請塞直隄冥隄以障吳人者也○大汾淮南作大汾注云在晉此何以云未聞冥隄淮南作滎隄彼注云今宏農澠池是也皆與此不同豈彼乃許慎

注蘇又塞字實本 殺并脛令疵句注居庸 殺在弘農澗池縣西并脛在常山并脛縣通太原關令疵處關 脫今案傳文增 未聞句注在鴈門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軍都關也○淮南

殺下有阪字令疵實本能作疵處據注是令疵淮南注云令疵在遼西則即是令支乃齊桓所刺者又 軍都關書訛作居都關淮南注作運都關錢云運乃軍之說軍都亦上谷縣在居庸之東今皆改正 何

謂九藪 藪澤也有水曰 吳之具區 具區在吳越之間 楚之雲夢 雲夢在南 秦之陽華 陽華在鳳翔或曰在 澤無水曰藪 淮南吳作越 郡華容 華陰西○爾雅作思

防淮南作陽紆注云陽紆 晉之大陸 魏獻子所敗猶楚之華容也○注政 梁之圃田 圃田在今河南中 在鴻湖池陽一名具區 齊訛作居據左氏定元年傳改正 牟○梁淮南作鄭宋

之孟諸 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南○淮南 齊之海隅 隅猶 趙之鉅鹿 廣阿澤也○郭璞注爾雅晉有大陸 注作東北郭注爾雅亦同此訛 趙之鉅鹿 云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爾雅本無

趙之鉅鹿而有魯之大 野周之焦謬爲十藪 燕之大昭 大昭今太原都是也○大昭 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 炎風具氣所 生一曰融風 東方

曰滔風 震氣所生一曰明庶 巽氣所生一曰清明風○舊按云 淮南作條風 東南曰暴風 鴻風或作景風案淮南作景風 南方曰巨風 離氣所生一曰

自南○孫云李善注文選本元虛海賦王子 潤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引俱作凱風 西南曰淩風 坤氣所生一曰涼 風○淮南作涼風 西方曰颺風 兌氣所生一

北曰厲風 乾氣此生一曰不周 坎氣所生一 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 河出 崑崙 風○淮南作麗風 北方曰寒風 曰廣莫風 淮南作涼風 西方曰颺風 兌氣所生一

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隙遼水出砥石山自塞北東流直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陬江水 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也○注自塞北東流水經注北作外又下作直遼東

無至 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子午爲經卯酉爲緯 四海之內緯經長短 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

星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 淮南 小水萬數 陸無水水盛 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

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 海東西長南 北短極內等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 極星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不移 冬至

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

遠道外道也故曰周行四極玄明大明也

夏至日行近道乃參於上蒼樞之下無晝夜

近道內道也乃

參倍於上下曰高也當極之下分明不實暹統一也故曰無晝夜

注下曰疑是夏日不實疑是不冥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衆帝所從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引之有皮黃葉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日直入下管無影大相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蓋天地中也

注引舊作豕字訛案海內南經云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纒黃蛇其葉如羅其實如纒其木若區其名曰建木在窺窳西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

以一人身論天地萬物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曰大同也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萬物備也天樹萬物

舊按云樹一作樹注亦同案堪或是樹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天樹萬物聖人辭在乎天地之所以形

天地之初始成形也雷電之所以生字會集也盛也

陰陽皆由天地人民禽獸之所安平

人民禽獸動作萬物皆由天地陰陽為電始生時也陰陽材物之精

有始覽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

祥微也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

螻螻螻螻螻螻皆土物○注螻螻螻螻螻螻本作蝻

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

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

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水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

水氣至而不知數備

將徙於土

舊校云徙一作見

天為者時而不助農於下

助猶成也

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

和應

鼓宮而宮動鼓角

而角動

鼓聲也聲大宮而小宮應聲大角而小角和言類相感也

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

水流濕者先濡火就燥者先濡

山雲草莽水雲

魚鱗

舊本誤作角鱗吳志伊字棠補職之徐仲山謂魚鱗之訛今案唐宋人類部所引皆作魚鱗淮南覽冥訓亦同今改正

早雲烟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

以示人

柳覽八皆作比

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

軍師訓罰以殺伐為首棘楚以毀人喜生戰地故生其處也○案老子曰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此偏不為孝文王諱何也注亦不明訓罰疑討罰戮人舊作取人能今改正

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

自從也凡人以為天命不知其所由也

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

案覆巢舊例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潔涸漁則龜龍不往

○案覆巢舊例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潔涸漁則龜龍不往

○案覆巢舊例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潔涸漁則龜龍不往

從同不可為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

遷後

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

聽從

親以黑為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芒芒昧昧

○舊本皆不重案文字符言上仁篇淮南總稱秦族訓及柳覽七十七引皆重此注亦然今據改正

因天之威

校云一

與元同氣

芒芒昧昧廣大之貌天之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

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

於同名帝者同氣

同元氣也

王者同義

同仁義也

勤者同居則薄矣

同居

亡者同名則

弱矣

同名不仁不義相惡也

其智彌牾者其所同彌精者其所同彌精

精微

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

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

舊校云一本作桀為惡而眾惡來

商箴云

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

職主也召致也

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

則無以存矣

存在也

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榮榮且利中

主猶且爲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

足止

人攻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

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者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

變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事見召類篇史墨作史默

感同

○舊作名類乃召類之訛然與卷二十篇目複舊校云一名應同今卽以應同題篇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

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缺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缺也顏色竊缺

也言語竊缺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缺也扣其谷而得其缺

○扣舊訛作相今從列子說符篇改正

他日復見其鄰之子

動作態度無似竊缺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

以帛綴甲

公息忌

○舊校云一作忌

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

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

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

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

以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

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

○孫云御覽三百五十六作雖無爲組

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繫公息

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會有惡者醜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

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

瓦投者翔以鈎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懼以黃金注者瘖列子黃帝篇注並作掘瘖作潘文義各小異此投字無攷淮南說林訓又

銑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淮南作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掘注云掘律氣不安詳列子作凡

重外者拙內語更簡而明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兩事皆見去

篇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

之道廢絕○舊校云聖王一作聖人世主多盛其歡樂○舊校云歡一作觀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

其忿老弱凍餒天膺壯狡汙蠱窮屈○按與俊同說見仲夏紀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

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令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

曰某國饑其城郭庠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與墨子非攻篇意同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

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

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

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

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

不可不務也務勉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嘗言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其與人穀言

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辯言善言辯別也道父始習於大豆蠶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蓋御射人姓名師曰秦豆氏此大豆當讀秦案蠶門即蓬蒙荀子王籍篇史記龜策傳皆同漢書人表作蓬門子莊子作蓬蒙法言學行篇作蓬蒙音薄紅切鹽鐵論能言篇作蓬須唯今本孟子乃作蓬蒙御大豆射

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專學不能以得深術不徙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御可以致遠追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

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施仕魏○見不廂篇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

○說偃兵見應言篇梁仲子云空洛之遇事見後淫辭篇作空雒地名豈亦空雒之誤歟公孫龍翟翳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穿翟翳皆辯人○二事亦見淫辭篇

聽言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梁仲子云淮南記論訓作一饋而十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欲以問知也故曰通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舊校云得一作以因然而然

之使夫自言之舊校云一作簡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

自多自賢也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甯以冥爲明以亂爲定以毀爲成以危爲甯也故殷周以亡比干

賢也

賢也

賢也

以死諱而不足以舉

殷周以亂而亡比于以忠而死不當亂而亂不可爲忠而忠故悖不可勝舉

故人主之性

舊按云一作任

莫過乎所疑而過於

其所不疑

所疑者不敢行故不過也其所不疑者不可面行之故以爲過

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

所不知者不敢施故不爲所以知者不可施而必爲故曰

過於其

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

其所不疑其所已知俗主所專用而賢主若能以法制行之以度量揆之以數術驗之若

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

其慎所不疑審所已知故不失過也

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

惡安試用也何以得賢於天下能用舜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

反本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也

眩

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

成也

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

奚何也逮及也

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

生自知其上也其次知其不知也

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

暮學賢問

三代之所以昌也

學賢知昌盛

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

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爲不知夫不知者而自以爲知則反於道百禍歸之故曰百禍之宗也

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

惟賢者然後立名成功而存其國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之謂也

賢者之道卒而難知妙而

難見

卒猶大也賢者之道碾落不凡惟義所在非不肖所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本於中心精妙幽微亦非不肖所及故難見也

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

於心則知之不深

不深知賢者師法之也

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

祥善

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位在上

治已下又見後觀世篇

主不肖世辭則賢者在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

周厲王無道流於彘而滅無天子十一年故曰已絕○秦昭王五十二年西周

亡十年而始皇帝繼爲王又二十六年始爲皇帝所云天子已絕者在始皇未爲皇帝之時注非是

亂莫大於無天子

亂字齊本脫在上注內今據觀世篇改正

無天子則疆

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

○書校云
休一作暫

今之世當之矣

○其時也

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

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也

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

得賢則欲而得爲而

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

○梁仲子云水經渭水上注引作太公釣於泉孫云御覽七十八百三十四並作茲泉舊本句末王字脫亦

從御覽補

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

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諸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也

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

齊民凡民非一故言諸衆○舊校云令一作合案觀世篇亦作令注令猶使也

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

其智能可盡

可盡得而用也

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穰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

可謂能禮士矣

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亡也○案勝書說周公見精論篇齊桓魏文二事皆見下賢篇此田子方乃段干木之能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

上古記上古書也名者爵位名也實者功實也

詩云有

晡淒淒與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晡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

爲田而及私也○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辨異與當作與兩以班孟堅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錢詹事說微作漢書攷異據韓奕篇祁祁如雲謂經師傳授有異作轉寫有訛又段明府若膺云古人言兩止言降雨

下兩無有言與兩者與雲祁祁雨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英白露

彼蒼茅語意正相似案錢段二說極是然觀注意亦似本作與兩

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

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無公後務大篇作無功亦功也古通用

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

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舊校云益一作愈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

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爲太宰掌建國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此之謂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乾下巽上小畜初九復自

轉運爲乾初得其位既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復自進退又何咎乎動而無咎故吉也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乾動反其本終復始無有異故卒有喜也今處官則

荒亂臨財則貪得欲多○臨財各本作臨射今從劉本列近則持諫列位也持諫不公正將衆則罷怯罷勞也怯無勇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

哉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舊校云可一作不臨財物資盡則爲己盡猶略也無不充以爲己有若此而富者非盜則

無所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故曰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

醜也以薄獲厚爲醜也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之爲詐詐誣之道君子不由也由用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

患用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有人於此言用我者則國無患而使用之未必然也使無患莫若自修其身之賢也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

惡得無患乎猶尙惡安己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言身者己所自制也釋己而不修故曰奪乎所不制乃釋之也未得治國

治官可也官小政也推此言之若此人者未任爲大臣但可小政也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

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以其孝得於親則知必忠於君以其所行能高仁義知必輕

身故可以知其未得也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其能也必反情然後受也受受祿也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多

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大雅大明之七章也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敢解有疑心喻君命臣齊一專心輸力不敢貳忠臣之行也解

在鄉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見務大論被瞻知齊國衰亂桓公之棄蟲流出戶蓋不聽管仲臨終之言薄疑

應術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嗣君平侯之子也秦貶稱君薄疑勸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薄疑事見審應覽務本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旗覆也○旗當與基同乃極盡之義舊校云旗一作覆一作揭梁伯子云觀注訓覆則作覆為是覆即冒也既足以成帝矣禹欲

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之俗也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表之荒服也武王欲及湯而不成

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

顯名矣名聖賢之名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二字當衍其一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逸書也故務

在事在大事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毋羣抵天翟常祥不庭羣抵歧毋天翟皆獸名也不周○此雖山名然不應獨舉常亦與上文為一類山大

則有虎豹熊蟻蛆皆獸名不周山在翟○蟻蛆未詳所出或是獲狙亦可虫旁作水大則有蛟龍鼉黿鱉魚二千斤為蛟龍可作龜傳曰楚人獻龍於鄭靈公不與

公子宋寵護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鼉魚皮可作鼉詩云鼉鼓薛繆繆皆大魚長丈餘詩云鼉鮪發發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

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魘物之怪異也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長大也大故可空中之無濁陂也并中之無大魚也淮南記曰

容鶴卵此新林之無長木也言未久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曰○後務大篇作孔子曰梁仲子云案孔叢

子論勢篇子順引先人有燕雀爭善處於一室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姁姁後作區區孔叢作照照自以為

安矣鼃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

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媁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後句上有其爲而字此脫

而卒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

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爲恃○後作費然後皆得其樂定

賤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烝生蠶蟲蠶氣蒸不能生牛馬小不能生大故曰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見務大論杜赫

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末世分東西之後君號也說見務大論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孟柯所謂通國稱

不孝者能王齊王亦大也○此見愛類篇

論大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遇合 必己

一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詹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曰必務本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

務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衆多也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孝爲行之本也行於人主孝則名章

榮下服聽天下譽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取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懼心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

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此之謂也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謂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

北耕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知榮辱故守則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

聖戰必克無退走者○孫云御覽七十七罷作敗

也五帝軒轅帝顓頊帝堯高辛帝禹陶唐帝舜有虞也紀猶貫因也○秦初學記十七引紀上有綱字夫
注女媧當在神農前所紀五帝文有訛脫當云黃帝軒轅帝顓頊高陽方與下相配貫因綱本無因字

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一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先本後末必先以

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有人行孝敬於

親故不敢簡慢於輕疏者是厚慎孝道之謂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

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加施也究於四海究極也此天子之孝也會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

敢不敬乎敬畏也居處不莊非孝也莊正也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也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也

戰陳無勇非孝也揚子曰孟柯勇於義勇而立義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商書曰刑三百罪莫

重於不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

下也定安也所謂貴德為其近於聖也案禮記祭義聖作道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

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會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置立也

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毀也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濟水載舟不游涉行道不從邪徑為免沒溺畏險之

害故曰能全支體以守宗廟○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室不上漏下濕故

曰養體注免字舊本作逸訛今改正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極目觀故曰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蘇五聲

五聲宮商角徵羽

雜八音養耳之道也

八音八卦之音雜會之

以聽耳故曰養耳之道

蘇五聲

獨餐蘇快口腹故曰養口之道

蘇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

蘇顏色以說父母之志意故曰養志之道

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

養矣

代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性可謂爲善養親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

○舊校云一作三月下同案祭義亦作數月

不出猶有憂色門

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也

故事

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也

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

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

私猶獨

嚴親之遺躬也

躬民之本教曰孝

始其行孝曰養

可能也敬爲難

行敬之難

敬可能也安爲難

安甯其親難

安可能也卒爲難

卒終

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

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

○此皆祭義之文舊本獨少此一句脫耳今補之

禮者履此者也

履行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

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

○舊校云順一作慎

刑自逆此作也

能順行無遺父母惡名故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孝行覽

一曰求之其本經句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

雖久無所得

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

得賢人與之共治以立其

功名故曰得賢之化也

非賢其孰知乎事化

○事化承上文之言舊校云化一作民本又作名皆訛

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仇氏女子采桑得嬰

兒於空桑之中

仇讀曰華

獻之其君其君令燂人養之

燂猶庖也

察其所以然察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

任身夢有爲孕

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具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

伊尹母化

傳案 故命之曰伊尹以其生於伊水故名之伊尹非有說也而黃氏東晉所見本作故命之曰空桑以桑

為地名且為之辨曰此書第五祀云顧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則前乎伊尹之未生已有空桑之地矣盧云案黃氏所據本非也同一因地命名不若伊尹

之確張湛注列子黃帝篇伊尹生於空桑引傳記與今本同尤為明證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舊校云生一作出

長而鬻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仇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仇氏喜以伊尹

媵女○舊本作以伊尹為媵送女段云說文併字下引呂不韋曰有仇氏以伊尹併故賢主之求有道之

士無不以也以用也○以也舊作在以孫云御覽四百二作無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為賤言相得

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主故曰相得然後樂也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難也勤苦也志懼之

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固必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齎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熄滅也社稷必危殆

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而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為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

書人表作續身皆隸轉失之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乃得而用之○舊校云之德一作道德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

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少選須臾之間也志在流水進而不解也鍾子期又曰善

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伯姓牙名或作雅鍾

氏期名子皆通稱悉楚人也少善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亦無所從受禮義法則與共治國也雖有賢者而無禮以

接之賢矣由意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者賢者何用盡其忠湯得伊尹破

之於廟○風俗通祀典引此句下有蕭以葎葎四爇以燧火燧以燧火燧以犧豕以犧豕周禮司燧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

照之燧以性血塗之曰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為湯說湯曰可對而為乎○對字訛當作得御覽

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三羣謂水居肉水居者腥肉獮者臊草食

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鱉之屬故其臭腥也肉獮者獮豕肉而食之謂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臭惡猶美若

各有所用也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為始九沸九變火為之紀紀猶

品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為之節○舊本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熟食或燧

勝去其臭故曰必以其勝也齊和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

鼎中之變精妙微纖鼎中品味分齊極微故曰不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

射者望毫毛之近而中藝於遠也御者執轡於手調馬口之和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而成萬物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物有異功也○注馬口似當作馬足故久而不

弊熟而不爛弊敗也爛失任也甘而不噍噍乃噍字之訛後審時篇得時之黍食之不噍而酸而不酷

○案玉篇引伊尹曰酸而不噍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言皆得其中適○膩字書無攷案今

交二音豈本此歟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猩獸名也人而狗軀而長尾羶羶之羶羶羶鳥名其形未聞○舊按云

阿名曰羶注或作羶羶則此羶當作羶獲亦當作羶若鳥名也羶羶也形則未聞也○羶乃

羶從考則是獸名今注云鳥名則當如山海經所說也羶之羶鳥名也羶羶也形則未聞也○羶乃

作燕過注雉作鴻則子規也禮記內則有舒雁翠舒鳥翠注尾肉也皆不可食者今閩廣迷蕩之學

人以此為美翠亦作驪廣雅驪驪也說文作驪驪骨也訓皆相合玉篇驪鳥尾上肉也

如捲梳之梳擊者踏也形則旋象之約旋斃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飾也以斃牛之尾象獸之

未聞○初學記引作迷蕩旋象之約斃斃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飾也以斃牛之尾象獸之

美者何忽及於飾乎楚辭招魂十伯九約王逸注約屈也九屈難解屈必是屈之訛玉篇云短流沙之西

尾也今時牛尾鹿尾皆為珍品但象尾不可知耳說文無屈有屈云無尾也疑無字亦誤衍

丹山之南有鳳之丸凡古卯字也流沙沙自流行故曰流沙在嶽煌西八百沃民所食食鳳卵也沃之國

西魚之美者洞庭之鱸東海之鱸調差江水所經之澤名也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

九疑之山其魚六足有珠如蛟皮也○東山經注引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

大足有珠梁仲子云此注不解百碧疑當從下文作若碧蓋青色珠也

有翼品之山觀水出焉是多文鱷魚形狀與此同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

嶺之類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九萬八千里嶺大嶺水漢也○郭璞壽木之華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

木指姑之東○舊校云指一作枯案齊民要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藥焉

是也赤木玄木其葉皆可食食之而仙也○餘薺之南○舊校云有菜其名曰嘉樹

實則可知蓋之具區之菁具區澤名吳越之閒菁菜名浸淵之草名曰土英浸淵深淵也處則未聞英言其美善土英華也和之美者陽樣之

蓬招搖之桂陽樸地名在蜀都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曰草木之滋蠶桂之謂也故曰和之美越略之菌越略國名菌竹筍也鮑鮪大

骨曰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鹽形鹽宰揭山名處則未聞

長澤大澤在西方大鳥之卵卵大如壘也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飯食也玄山處則未聞不周山名在西北方崑崙之西北陽山之稌南海之稻

曰陽崑崙之南故曰陽山南海南方之海際關西謂之驪冀州謂之驪秬黑黍也○孫云案說水之美者

文禾部秬字注伊尹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秬注驪騫訛糜又驪騫訛堅今皆改正

三危之露三危西極山名崑崙之井井泉沮江之巨名曰搖水沮漸如江旁之泉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

之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水泉東流經於冀州故曰之原原本也○曰山當是白山高泉中山經作高前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崑崙山常

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有獻曰果無獻曰蔬羣帝衆帝先升遐者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箕山許由所

陽城之西青鳥崑崙山之東二處皆有甘櫨之果○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此或誤記說文櫨字下引作青鳥師古漢書注訛作青馬海外北經注引作有

甘祖焉祖音祖梨之祖又不同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浦濱也橘所生也生江北則為枳雲夢楚澤出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漢水名出於嶓冢東

所以致之致備味也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馬名周禮七尺以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

驅為必先知知道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以道者止彼在己彼謂他人已成而天子成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孟子曰得乎仁民

為天子天子成則至味具天下實珍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要約也越越輕易之貌業事也聖王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天下化之世必越越然輕易多爲民之事也

本味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

似緩謂無爲也急謂成功也

似遲而速以待時

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封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也還歸二年似

遲也甲子之日尅紂於牧野故曰待時

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

王季歷文王之父也勤勞國事以至薨沒故文王哀思苦痛也

有不忘姜里之醜時未可

也紂爲無道拘文王於羑里不忘其禍

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

武王繼位雖臣事紂不忘文王爲紂所拘於羑里之

恥也所以不伐紂者天時之未可也厚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王門相女董馨鐘鼓示不與紂異同也武王以此爲恥而不忘也○王門卽玉門古以中畫近上爲王字王三畫正均卽玉字淮南道應訓注云以玉飾門也注擊字舊本缺據淮南注

補又下脫異字亦案文義補

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

立爲天子也甲子之日尅紂牧野故曰成甲子之事

時固不易得也

固常也太公望東夷之士

也○史記太公望東海上人也此云河內不知何本

欲定一世而無其主

主謂賢君

聞文王賢

文賢也經天故緯地曰文

釣於渭以觀之

渭水名近豐鎬文王所邑也觀視文王之德能有天下也

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

吳王王僚也王子光之庶長子○此注訛外顯然劉本注本改子光

二字爲夷昧似順而實非也梁伯子云史記以吳王僚爲夷昧之子光爲諸樊之子漢書人表亦以僚爲夷昧子而公羊襄廿九年傳謂僚者長庶左傳昭廿七年正義據世本以僚爲壽夢庶子夷昧庶兄而光

僚皆依世本爲說此處若依劉注改本是又依史記爲說且誤解公羊長庶一語以爲夷昧之庶子而不自知其矛盾矣盧云案此注但當改庶長子爲庶父便與前後注合且下文王子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

光卽於此注內帶見亦是今去子光而改夷昧尙隘一王字未去所改未爲得也

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

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

光惡子胥之顏貌不受其言辭謝之也

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

也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故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

言於重帷中見衣若手者爲說霸國之說也許諾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搏執子胥之手與之俱坐聽其說說學王子光

大說子胥請衛術畢子光大說其將必用之也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於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爲王

任子行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楚於柏舉柏舉楚南郢邑九戰九勝迫北千里北走

也昭王出奔隨遂有郢郢楚都傳云五戰及郢親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恭王之子樂疾也後改名熊居聘費無忌之讒殺伍子胥父兄故子胥射

其宮其宮難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鄉義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境待天時須楚之罪熟也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田鳩齊人學墨子術

之子惠王孝公之子墨也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也如之至因

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之而近也時亦

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不成其王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

不可離步行日中影乃逐之不可得遠之也人從得時如影之隨人亦不可離之也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分大竄勤勞

之說別字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備說是

也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像讓是也趙襄子兼土拓境有兵車萬乘讓爲智伯報之襄子高其義而不殺像讓卒不止終得斬襄子親身之衣然後就死也故聖人之所

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固堅也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過時無功五稼非春不生智方葉者之功非時不成

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不知其棄之盡也秋霜既下衆林皆羸羸葉也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

則止與萬物終始也。鄒子陽之難，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鄒相或曰鄒君好行嚴猛人家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有狗者誅之人畏誅國人皆逐狗也衆

因之以殺子陽高國衆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亂如逐狗之亂也故禍同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爲人唱，而況乎以人爲唱乎？饑馬

盈廐，嘆然嘆然無聲未見芻也。饑狗盈窖御覽八百九十六作宮字，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

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齊潘王偕魏於

東民不順之故，困於天下。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蒯氏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萬民不附是以衛人取其蒯氏之邑也，以魯衛之

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過其時也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欲之則取之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當亂世憂而濟之者

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與時不久留日中則昃者也。首時一作嘗時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

物無可爲未春無可爲生未秋無可爲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爲用。賞罰之柄，此上

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

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爲不忠不信人人自爲忠信若性自然不可禁止也。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

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爲不忠不信亦不能禁。姦僞賊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譬

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禁止。鄙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鄧楚都也楚人

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禁止。鄙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鄧楚都也楚人

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也楚以爲將優其兩版教之用四楚俗習久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此之謂久習也賞罰易而民安樂易其邪而施其正民去邪

從正故氏與羌二種夷民言氏羌之民爲寇賊爲人執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焚燒也皆成乎邪也不

天之正氣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賞罰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而賊民是以君人慎之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

於城濮城濮楚北境之地名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咎犯對曰臣聞繁

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詐者謂詭變而用奇也○舊校云一本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以力戰之君不足於力以詐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

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

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敗破也反而爲賞

雍季在上上首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

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

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移猶歸也成乎詐其成

毀雖成必毀其勝敗雖勝後必毀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乃猶裁也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霸勝而不知

勝之所成與無勝同同等也秦勝於戎而敗乎殺秦穆公破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楚勝

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晉於郟故曰勝乎諸夏也及昭王南與吳人戰吳破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武王得之矣得猶知也故一勝

而王天下

一勝 魁封

衆詐盈國不可以爲安患非獨外也

亦從內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敖爲首

智伯 求地

於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韓非難一淮南汜論人開創說苑復恩篇古今人表高敖並作高赫史記趙世家

作高共徐廣 曰一作赫

張孟談曰晉陽之中敖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

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敖

惟

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

人臣莫敢失禮

一人謂高敖○王伯厚云趙襄子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辯其妄

爲六軍則不可易

易

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

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

觴酒器也○孫云案此可證飲器之爲酒器

遂定三家

韓魏 趙也

豈非用賞罰當邪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過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

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攻伐也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過湯武也過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過桀紂也過桀紂天也非

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過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

至於此 滅亡也

若使湯武不過桀紂未

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

顯榮此 天下

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

功名 捨也

亡國之主不聞賢

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

收由耕耨始也 故曰必此人也

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

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爲也越國大饑

穀不 熟

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

說苑權謀篇四水 遇諫語與下文略同

今之

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才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

正文其王彥本脫其字今據注增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句踐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

糴終必得其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

道易入通○說苑無人字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

七隄以有吳哉○說苑九江說苑作三江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

吾仇也○御覽八百四十義作祭財匱而民恐○說苑作怨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說苑此昔吾先王之所以

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闔閭也代更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吳王夫差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

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

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禽夫差吳王也禽為越所獲楚王欲取息與蔡楚王文王也息蔡二國名乃先佯營

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為姨傳曰吾姨也此之謂也○察此乃蔡哀侯也注誤又女

弟當作女兄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舊按云而一作以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

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師徒而得之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

屋之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缺也太子趙無恤襄子也服衰謂晉年勿復三年也夏屋山代之南山也觀望欲令取代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

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

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也俗土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

歸○舊按云一作反歸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婦妻之○案弟婦二字不當連文據趙世家代

君許諸弟婦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好於代者非一事故言萬故也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

之所生也故謂代為馬郡也言代君以馬奉襄子也○傳無州字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賜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

之下言善馬俱盡也注欠順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置兵其中不欲代君覺之也先具大金斗代君

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作之可以殺人酣飲酒合樂之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下也首碎故腦塗地也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

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疑之字衍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舊按云一作山與反

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三君越王句踐楚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遵循也理道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效也有

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假令無其闕失雖為王可也長政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天不復慎其為人修仁義故曰不可也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

河濱釣於雷澤陶作瓦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入也夫禹過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黔首民

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入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

民人也苦勞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

同辭也○注其未遇時也以

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

水利灌溉○以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

居止然後免於凍餒之患也

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

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

振振殷殷衆友之盛○孫云振振王元長曲水詩序殷殷均手姚澤李善注先引此作陳陳殷殷無不戴說高誘曰殷盛

也後又引此作輒輒殷殷莫不戴說高誘曰殷殷動而喜說也殷殷或爲殷殷故兩引之輒知葉切歐仕

勤切案此所引蓋呂覽別本又廣韻一先有輒字在田子紐下引大子輒輒殷殷莫不戴說注喜悅之說

又十九錄有歐字引呂氏春秋注云殷殷動而喜說輒輒殷殷皆與呂氏今本不同而又互異說文欠部歐云指而笑也然則从支从攴皆非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王伯厚云疑與威邱盡有之賢非加也加益盡無之賢非損也

損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說當爲虞百里奚虞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賂秦穆姬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魏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虢誤矣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飯牛於秦傳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大夫獻諸繆公三日請廟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職事屬付百里奚也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

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下避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

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御覽四百二此下有號曰五殺大夫六字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

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爲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

之閒七日不嘗食藜藿不糝宰子備矣備當作億億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

與此之謂也故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

宋齊校云伐一作拔案風俗通窮通篇作拔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案藉陵藉也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

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恥也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

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莊子讓王篇及風俗通俱作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

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今丘也拘仁義之道○拘莊子風俗通並作抱以遭亂世之患

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

茂也衆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子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此之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

稽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遇麗姬之讒出過曹越王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克復其恥爲霸君故曰得之陳蔡之限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

返瑟而弦返更也更取瑟而弦歌○烈然返瑟莊子作則然反琴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干楯也○抗然莊子作挖然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

知地之下也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知孔子聖德之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其達也達亦樂樂兼善天下也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也道得

於此則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得道之人不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法天地順陰陽故能不爲窮達變其

節故許由處乎潁陽虞樂也潁水之北曰陽經天下而不屈於堯養志於箕山山在潁水之北故曰樂乎潁陽也而共伯得乎共首共國伯爵也樂其

得其志也不知出何書也○梁伯子云共伯值厲王之難攝政十四年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宣王共伯

歸共國得手共首所謂道遙得志手共山之首云爾安得有樂國隱山之事開春論注又以共伯爲夏時

諸侯大讓盧云案誘時竹書紀年曾未
出故云不知出何書而所言皆誤也

慎人○一作
順人

七曰凡遇合也時

○句下當
疊一時字

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

再于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

可爲師不爲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

僅猶裁也孔子有聖德不
見大用裁至於司寇也

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

大亂也

言不知聖人不能用
之所以終所以亂也

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

多幸愛不肖之人而
寵用之故不勝其任

任久不勝則

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己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

處居也不爲苟易
適於俗取容說也

必審諸已然後

任任然後動

任則處德
動則量力

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

惡安

凡能

聽音者必達於五聲

達通

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

○舊校云
善一作喜

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

徵商不繆

籟二孔籥也
繆五聲無失

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

野鄙

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

說賢人而不用言不
肖而歸之故曰亦有

如此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

不必生
謂終死

衣物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

於是令其女常外藏

藏私財
於外也

姑姁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

○釋名俗或謂舅曰章又曰
姁舊校云外心一作異心不可畜因出之

以爲盜竊犯七

出故出之也 婦之父母以謂爲己說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

不知其女之所
以見出由此也

宗廟之滅

天下之失亦由此矣

亦由此不
滅沒以失其天下也

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

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

黃帝說之

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

惡醜也奚何也言勸厲女

以婦德而不忘失付與女以內正而不衰故曰雖醜何傷明說惡也○厲奮作屬案屬與下付與意復觀注以勸爲訓則當作厲字因形近而訛今并注俱改正

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

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昌蒲菹

昌本菹

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

勝人有大有大與者

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

苦傷海上

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也

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椎頰廣顏色如漆赭

糜奮作糜案李善注左太冲魏都賦劉孝標辯命論並作糜御覽三百八十二同

初學記作眉與糜同今定作糜推奮本作雄按云一作推案魏都賦注作推今從之廣韻作狹頰廣韻顏色如漆今漆赭舊本作淡赭按云一作沫赭沫或漆字之誤漆即漆字辯命論注作漆赭今從之初學記

作色如漆無語字

垂眼臨鼻

舊按云眼一作髮

長肘而整

整股今脫股字誤爲胫入注中而又誤增二字也

陳侯見而甚

說之

選注引高誘曰醜而有德也今本缺下注醜惡無德正相反

外使洽其國內使制其身

制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歸

糜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

舊按云怪一作知

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

合曰

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

不知無所知也

知而使之是侮也

慢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

喪之也

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

讎廣貌惡足以驚人其言足以亡國也

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哀

敦洽讎糜無有出上者也楚怒而伐之以至於滅而愛之不衰廢也

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

若敦洽讎糜醜惡無德不宜見遇而反見遇如此者不必久故曰必廢也宜遇而

不過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

賢者至道宜一遇明世佐時理物不遇之故國不治所以亂也世不知賢不肖所以衰也

天下之民其苦愁勞

務從此生

從此宜遇而不遇也

凡舉人之本太以上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

舉用也志德也

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

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猶尙幸

所遇不當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也得至七十九者乃大幸耳

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

舊校云賊一作殘

豈能獨哉

陳舜之苗裔也故曰賢聖之後也孽病也所遇不當爲楚所滅以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遇合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

龍逢陳桀而桀殺之比干紂之諸父也陳紂紂剖其心視之故曰戮○此處龍逢各本皆不作逢仍之

箕子狂惡來死

箕子紂之庶父也見紂之亂而佯狂也惡來飛廉之子紂諛臣也武王殺之

桀紂亡

殺忠臣故滅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

江伍子胥諫吳王夫差不欲與越釋夫差未信之不從其言以颶夷置子胥而投之江也

莫宏死藏其血三年而爲碧

莫宏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之所壞故爾

奚知其不得沒也及范吉射荀寅叛其君襄宏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莫宏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爲之殺長宏不當其罪故血三年而爲碧也○衛奚左傳作衛儀親莫不欲

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疑曾子悲

孝己殷王高宗子也會參以其至孝見疑於其父故爲之傷悲也○注以字舊脫今補

莊子行於山中

按云行一作過

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

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也輕天下細萬物其術尙虛無著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五十二篇本漢志今本十卷三十三篇

伐木者

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

舍止也故入知

舊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爲殺鴈鑿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

舊校云一作以不能鳴死先

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

無訝無營

○莊子山木篇作無譽無疵

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

一

一上一下以禾爲量禾三變故以爲法也一曰禾中和○注禾

三變謂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也見灌南子而浮游乎萬物之祖

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物

而不物言制作喻天地不在萬物中故曰不此神農黃帝之所法

法則也神農少典之子赤帝也居三皇之中農殖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

軒轅氏也得道而仙言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傳猶轉

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判廉利也判則虧直

則九

尊高也傳曰高位疾顛故曰則虧軌曲也直不可久故曰直則軌詩云草木死無不萎此之謂也○此約小雅谷風之詩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二語而失之

合則離愛則驢驢廢也

多智則謀不肖則欺

多智則人謀料之不肖則人欺詐之

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

也缺其名秦人也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邯鄲滌沙爲耦蓋地名也

盜求其囊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

而去○列子說符作步而去

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懣我於萬乘之主

功奪其財不以禮爲辱懣告也萬乘

之主必以國誅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也

迹蹤也於是相與趨之趨行三十里及而殺之

此以知故也

盜知牛缺爲賢人故○盧云知與不知注管不得本意管云牛缺使盜知其爲賢人故也下注當云孟賁不使船人知其爲勇士故也此則與上文一意相承所謂如此如彼皆不可必

孟賁過於河先其五

○章懷注後漢書鄭太傳引孟賁過河先於其伍古伍字作五

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先其伍超越次第也賁不知其

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

植鬢指直○御覽三百六十六鬢作鬣

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揚動也

入船

投也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

直涉無先者孟賁也

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賁知爲勇士故也

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

近之近無慈難

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此二句

願似注中語誤入正文若直接上注猶未可必之下正相照合注末一也字常爲衍文

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

桓司馬桓

王使人問珠之所在

曰投之池中

春秋魯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有窻欲害公公知之攻桓魋魋出奔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宋未僭稱王也此云王使人問珠復妄言者也

於是竭池而求之

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爲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

充猶大

和調何益和調善之者也紂不能行之故曰何益也○盧云此

注又錯說本意謂當紂之時善人亦不得免焉如魚之安處於池而適遭求珠之害故曰和調何益終篇皆言處世之難必耳高氏意常歎羨秦市之金豈亦知己之亦多誤乎

張毅好蒸門閭

帷薄

○舊校云帷一作帳

聚居衆無不趨

過之

輿隸嫗媠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也

定安

不終其壽內熱而死

幽通記曰張毅

修禱而內偏

單豹好術離俗棄塵

○舊校云一作棄世謂不羣也

不食穀實不衣芮溫

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

身處山林巖壙以

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

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調此之謂也○舊本作治裏不外調詎今據班孟堅賦改正

孔子行道而息

○李善注文題陸士衡演述珠

東野有不釋之辯引此作孔子行於東野

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

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

○遷注引作子耕東海至於西海與淮南人開訓同

吾馬何得不食子之

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

獨猶孰也嚮之人謂子貢也

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

而猶行術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者

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必己

○一作本知一作不遇